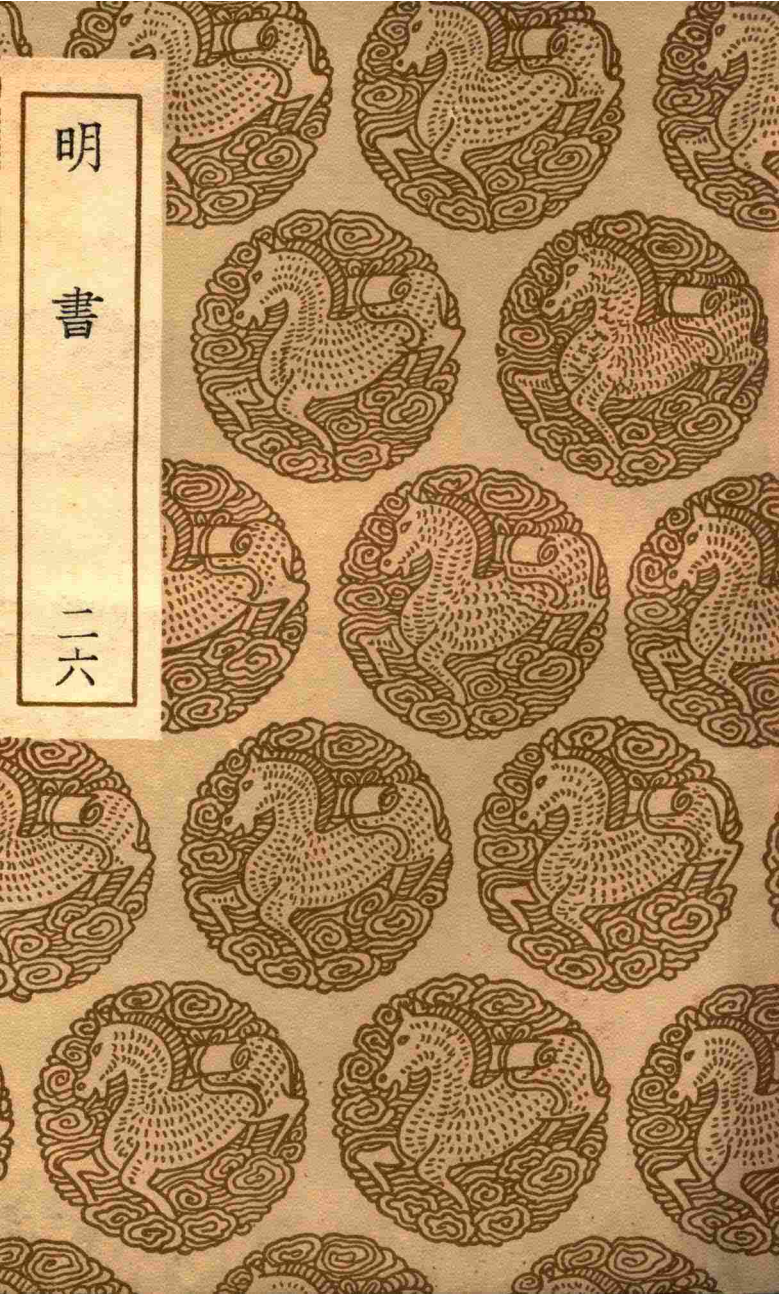


明

書

二六





書

明

(六十二)

纂 麟 維 傳

明書卷一百四十

列傳七

武臣傳一

史官論曰。武臣者何。別於勳臣云爾。人臣以德立宗廟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勳之勞之功之者。是不可以已也。舍是三者而惟武是覲。是或可以已也。古者擐甲執兵。非尋仇讎也。則以征無道也。若墮人以自成。亂人之家國。以自爲名。人之稱斯臣也。則謂之何。詩云。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美周公之有是功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斨。悲周公之有是武也。且明非周公而爲是武者。尤可以已也。斷自北平之師。訖後之開邊典兵者。爲武臣傳。

張溫傳

張溫以指揮守蘭州。洪武二年十二月。元將王保保覘大將軍南還。帥兵十萬。奄至城下。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卻。遲明。溫收兵入城。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于光來援。被執至城下。大呼大將軍將至。城中守益堅。多方卻敵。保保引兵去。方急時。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佑被酒醉臥不覺。巡城

官軍擊卻之。圍既解，溫執佑將斬之。天策衛知事朱友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佑而釋之。上知之，謂輔臣曰：「友聞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官長，此正人也，宜加賚賜。」綺帛各五疋。陞溫都督僉事，兼陝西行都督僉事，入謝。上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爾能守之，可以長保富貴矣。」仍賞守禦將士。詔曰：「蘭州乃西北重地，近因大將班師，元帥王保保乘隙攻城，指揮張溫獎勵將士，堅壁固守，屢出挑戰，大振軍威，元兵力屈。又聞大軍入關，彼遂斂兵遁去，以此保障關中一方以安，其功最大。指揮人賞文綺帛十四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鎮撫十疋。圍城之日，在內守禦軍士，不論新舊，總旗人賞銀十兩，小旗九兩五錢，軍人九兩。其守鳳翔臨洮鞏昌綏德者皆賞。次蘭州。」

史官曰：蘭州關西塞重，輕蘭州破則保西連羌，北連寇，以數十萬窺關中，天下半搖矣。鳳翔臨洮之屏蔽壞，卽守亦艱難耳。溫以智勇撐半壁，厥功偉哉。事平不侯，亦可惜爾。于光列忠節，而溫之功又光成之乎。

朱能、徐忠、李彬、陳珪、李濬、孫巖、徐祥、陳志、張興、梁銘、趙驍、郭亮、高士文傳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開國功臣。世燕山護衛正千戶，能嗣官。辦事燕府。建文元年，燕兵起，能及張玉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

鄭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能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退戰。敗鍾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燕王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能率周長等兵。合口騎奮戰。燕王潰圍。東北角出。還營。能在諸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能。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燕兵窘。得能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興。陳亨諸將。攻真定。能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大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燕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口。當斬。衆遂定。燕王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潼山爲陣。能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沈毅驍果。善拊士卒。被常服。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諡武烈。侑享太宗廟庭。子勇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寇卒至。勇引兵五萬迎擊。冒入鷓兒嶺。中寇伏。戰歿。隻騎不返。子儀乞葬。祭不許。停襲。景泰二年。詔己巳諸將敗衄者。皆受朝廷成算陣亡。成國公修武伯。與子襲爵。贈勇平陰王。諡武愍。

儀始得嗣守備南京三十餘年卒贈太師諡莊簡弘治九年子輔嗣守備南京卒贈太傅諡榮僖子麟嘉靖四年嗣卒八年弟鳳嗣卒子希忠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入直西苑卒子純臣嗣國變死難

徐忠字仲達合淝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忠嗣官征寇功陞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燕兵起歸附立功燕趙齊楚間白溝之戰敵揮刃斫忠兩指未殊忠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發憤進戰大捷歷陞都指揮僉事太宗卽位封永康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仁宗監國留忠南京掌兵政卒贈祭國公諡忠烈忠三庶子安敬曦爭襲永樂十六年上令長庶子安嗣卒子昌先卒昌子錡嗣卒子溥乞優給月給米十石卒庶長子源嗣與優給長嗣侯

李彬定遠人父信權指揮僉事彬善騎射嗣父官從傅將軍征朵顏經略宣府興和雲州築萬全懷來城從燕王率騎兵攻薊州轉戰雄鄭真定襲大寧慶鄭村白溝濟南滄州掠彰德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護仁孝皇后至京明年封豐城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西陲六年以交趾功加祿五百石永樂二年卒贈茂國公諡剛毅明年子賢嗣侯鎮守大同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豐國公諡忠憲四年子勇嗣侯卒無子弟昇之子熙嗣無子姪懦嗣無子從姪環嗣卒子宏濟

陳珪秦州人開國功陞百戶調燕山護衛擒□乃兒不花陞副千戶從燕奪九門雄鄭功陞指揮又壩上立戰陞都指揮大戰楊村陞都督僉事建文四年陞太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靖國公諡忠襄子璽先以從燕功爲指揮使璽子鍾已嗣珪次子愉遂得嗣侯二十年北征失律下錦衣獄死鍾與愉

子鏞爭嗣。仁宗以鏞庶長孫。二十二年嗣。卒。子灑嗣。卒。無子。弟灑乞嗣。宣宗曰：陳愉失律，念灑有功，灑與嗣侯，給半祿。十年，吏部言灑年十五，與全祿，己已陣沒。是年，弟涇嗣。成化元年，失律，坐斬。赦還。侯倬祿。卒。子桓。八年嗣。十年，桓坐與僧娼飲酒淫酗，奪俸一年。子璇嗣。卒。子儒嗣。卒。子連嗣。卒。無子。弟瑋嗣。卒。子良弼嗣。

李濬，和州人。父旺，開國功。爲燕山護衛千戶。濬嗣官。燕兵起，從執謝貴、張昺，奪九門，克居庸，轉戰永平，眞定。功陞指揮僉事。鄭村壩大捷，陞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功，陞同知。建文四年，封襄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出鎮江西。召還。三年卒。子隆。年十五嗣。伯。八年，從上北征有功。十四年，留守南京。仁宗時，出鎮山海。未幾，復守南京。先後凡十八年。正統五年，入總禁兵。十一年，巡邊。明年卒。隆有才略，頗好文，恭慎不敢驕，守法度。明年，子珍嗣。伯。又明年，沒於土木。無子。弟連，病不能嗣。連弟瑾、景泰元年，嗣。伯。成化三年，總兵與程信征川貴蠻，大戰渡船鋪，攀旌焚其巢，賊退保大壩，貴人犄之。川人角之，賊敗奔入洞，窒而圍之。逾月皆死。四年，進流侯。宏治二年卒。贈芮國公。諡武莊。子輔嗣。卒。無子。連子鄜嗣。伯。正德四年卒。子全禮嗣。伯。嘉靖十八年卒。明年，子應臣嗣。伯。卒。子守錡嗣。卒。子國楨嗣。死闖難。

孫巖，鳳陽人。開國功。爲流百戶。改護衛。十三年，從藩王之燕山。久之致仕。子亨嗣。官陞正千戶。建文元年，巖以致仕官從燕兵守通州，奪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掠餉舟三百，復還守城。又敗遼東兵。歷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應城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十六年卒。贈翼城侯。諡威武。亨先以從燕兵立功，薊州永平。

鄭村壩大同白溝河滄州彰德靈璧入金川。歷陞河南都指揮。嗣父伯卒。子英嗣伯。無子。弟傑嗣伯。正統元年坐不敬勒罷。卒。子繼先嗣伯。卒。子鉞嗣伯。嘉靖十八年卒。子爵嗣。卒。子文棟嗣。

徐祥。大冶人。漢萬戶。歸附。從軍陞燕山護衛千戶。燕兵起。攻奪九門。轉戰漁陽。真定。永平。彰德。白溝河。滄州。保定。小河。齊眉山。渡淮河。入金川門。有功。建文四年九月封伯。十三人。祥第一。爲興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祥在燕諸將中。年稍長。及封。益勤慎。不敢驕怠。永樂二年卒。子永未嗣。卒。永子亨嗣。正統元年征湖。功。進流侯。加祿百石。卒。諡武襄。子賢嗣。病跛。與半祿。免朝請。卒。子盛優給。十六年嗣。卒。無子。從子良。正德三年嗣。卒。勳嗣。卒。子夢陽優給。嘉靖二十年嗣。卒。子□□嗣。

陳志。巴人。開國功。累陞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燕兵戰真定。白溝河。濟南。再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封遂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卒。志二子。長良。坐法謫戍死。次春。立功爲指揮使。先志。卒。春子瑛嗣。指揮僉事矣。至是。良子瑄與瑛爭嗣。伯。吏部上請。太宗曰。瑄父洪武中獲罪。無勞於國。然志適孫也。春有功。陞指揮瑛。瑛已嗣父官。今與瑛伯。奈適孫何。瑛又不肯讓。下廷臣議。議上。瑄適孫宜嗣。上曰。瑄與瑛。令陞見朕。二人者。見上曰。二人者。皆可嗣。朕與汝鬪。鬪得伯者。嗣。瑛得鬪。上笑曰。乃汝瑛也。竟得伯者。瑛卒。子墳幼。與半祿。優給。尋嗣。正統十四年。隨上北征。陣沒。無子。墳叔韶與瑄。又爭嗣。景帝曰。先朝言二人者。皆得嗣。今國家急人。總兵石亨。楊洪。尙書于謙。擇嗣一人。必有功也。與世嗣。謙等上言。瑄老韶壯。景帝令韶嗣。伯。天順八年。韶坐于撓軍政。奪坐營。成化三年。又坐事謫。立功遼東。明年赦還。七年。乞恩與半祿朝請。卒。孫鏗

嗣伯正德中爲薊州總兵。朵顏入塞，召還。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子先早卒。孫樹嗣。卒。□□嗣。
張興，壽州人。開國功。歷陞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從燕奪九門，戰漁陽、永平、大甯、廣昌、白溝、河濟、南夾、河西水寨。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從子勇，年壯有膂力。從興行間，先登，輿單騎追敵，被十餘創，病。勇領其兵。嗣護衛指揮使。戰淮、泗、渡江，入金川門。陞都指揮同知。太宗卽位，封安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卒。贈侯。七年勇嗣。明年從征，失律，謫交趾。總旗立功。十年赦還。復伯。道病卒。十五年子安嗣。伯正統十三年出鎮廣東。十四年戰賊黃蕭養，敗沒。子鑄優給。卒無子。安弟甯嗣。伯卒。子珣嗣。伯卒。子勳未嗣。卒。孫坤嗣。伯卒。子鏊嗣。

梁銘，汝陽人。洪武中嗣父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起時，南兵攻北平，又攻通州。銘守戰甚力，積功至督府僉事。侍太子監國。坐事下獄。永樂十九年赦，令捕倭廣東。仁宗卽位，進督府同知。充參將，鎮寧夏。上念銘舊有守城功，封保定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銘守寧夏罪狀。上特原銘，遣銘副柳升征交趾。卒軍中。銘坦夷寬簡，敢勇當敵，能撫循士卒。銘不死，崔聚亦未至，敗沒。子璠。宣德十年嗣。伯正統十四年坐失律，謫。從石亨立功，尋與半祿。復其爵，斬敵首。復與全祿。景泰元年充平蠻將軍，代王驥征貴州。又征福建，皆有功。三年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世伯。天順元年與世侯卒，贈蠡國公。諡襄靖。子傳嗣。伯坐不敬，逮獄。習禮國子監。卒。子宗幼。與祿歲百石優給。卒。次子任嗣。伯卒。子永福嗣。伯。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繼璠嗣。

趙彝虹人。洪武初虎賁百戶。調燕山右衛。從穎國公友德征沙漠。城宣府。萬全。懷來。歷陞永平衛指揮僉事。燕兵至永平。彝以城降。從徐忠等轉戰有功。陞北平都指揮使。太宗卽位。封忻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十三年鎮徐州。仁宗召還。卒。子榮嗣伯。卒。子溥嗣伯。卒。姪槿嗣伯。卒。子武正德十三年嗣伯。卒。子祖徵嗣。卒。子龍嗣。

郭亮合肥人。父聚。開國功。陞流百戶。亮嗣。官征□功。歷陞永平指揮。從燕兵與都督耿獻戰。又與都督楊文戰。皆有功。當是時。燕兵南下。亮獨守永平。與北平爲聲援。建文四年封成安流侯。世伯。食祿千二百石。出守開平。築烽堠。永樂二十一年卒。贈興國公。諡忠壯。庶長子晟嗣侯。宣德五年扈蹕。先入德勝門。歸私第。劾下錦衣獄。天順二年卒。無子。弟昂乞嗣。上曰。如誥券。與伯爵。卒。子謙嗣伯。卒。子甯嗣伯。卒。甯子璋。早卒。璋從弟瓚嗣伯。卒。子寶嗣。

高士文。陝西咸甯人。洪武中雲南塞北功。陞燕山護衛百戶。從燕兵戰大甯。廣昌。白溝。夾河。東平。汶上。每出入陷陣。先登。累陞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征交趾。五年交趾平。餘寇奔入七源。諸川山谷中。出沒寇掠。張將軍遣士文捕賊。晝夜急攻。賊突出走。士文又進追賊。中飛礮死。部兵復追賊。賊又竄入七源川。以士文力戰故。賊竟潰亂。張將軍繼遣都指揮程錫平賊。贈士文建平伯。令子福嗣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卒。子遠嗣伯。宣德五年與成安侯扈蹕。不敬。下獄得釋。卒。子震。病不能嗣。遠弟遠嗣伯。卒。無子。弟達之子。嗣伯。卒。子繼宗嗣伯。

史官曰。昭余之奮貔虎而瞰江皋也。策勳勘定稱奇傑。皆彬彬一時之盛。而獨彘之於武臣何哉。南風自不競耳。當時太宗以烏合之衆。數戰數敗。諸將固開國之遺也。喜功之習。決於胸臆。遂爾鞭斷江淮。戈殘宮闕。方之魏鄂。實媿鷹揚。享國久長。蓋有天幸焉。噫。

邱福、孟善、火真、李遠、王忠、王聰、張武、徐理傳

邱福、鳳陽人。以小校事燕王藩邸。積年勞。授護衛千戶。燕兵初起。與朱能、張玉首建議。奪九門。轉戰真定。夾河滄州。靈璧。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建文四年。封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是時。錄功。詔福第一。福善、高煦。數勸上立高煦爲太子。上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見敵輒深入。永樂七年。爲征里逆天道。羈信使。命爾祖征。自開平以北。卽不見敵。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遇敵設奇奮擊。否則審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略。臨遣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胸河南。遇敵遊兵。與戰。敗敵。遂乘勝渡河。又獲敵間我者。尙書一人。福願飲。尙書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尙書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敵。時諸軍未集。皆曰。此敵誘我。不可信。俟諸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進擊。否且墮敵計。福不從。又命尙書爲鄉導。率衆直薄敵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敵。遠力言敵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礮。以張軍聲。勞困敵。使敵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

奈何不慮此。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詐□求和。解□謀。率精騎劫□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卽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敵伏四起。奄至合圍。遠聰率五百騎突出陣。斬敵數百人。聰戰死。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敵中。太宗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又遣使諭順甯王馬哈木。福敗績。或本雅失里得福軍旗幟衣甲。詐劫攻爾。慎防此敵。以故福後不得嗣。

孟善海豐人。立功洪武初。爲定遠百戶。十九年從征雲南。又後征金山。捕納哈出。歷陞燕山護衛正千戶。出塞敗□哈刺□。獲多。又以驍勇著名。時召宿衛藩邸。燕兵起。初攻九門。執薛參議。破松亭關。進指揮僉事。戰真定。破齊尙書兵。陞北平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常山戰勝。進同知。夾河蕪城敗盛庸兵。進使保定。收官軍萬三千人。陞督府僉事。進同知。建文四年封保定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滕國公。諡忠勇。子瑛嗣侯。洪熙元年。瑛弟賢連坐。奪爵毀券。謫雲南安置。宣德十年赦。與京衛指揮使卒。子俊嗣官。天順元年。詔與嗣伯爵。卒。子昂乞嗣伯。吏部以詔無世襲文。執不許。內批昂嗣伯。卒。子達成。化八年乞伯優。給不允。十一年又乞嗣。仍與京衛指揮使。宏治元年又乞嗣伯。不許。

火真韃靼人。名火里火真。居開平紫乾嶺。洪武初歸附。爲燕山護衛千戶。從燕兵取大甯。克真定。戰白溝河。馳馬突陣。手斬數十人。長興侯兵敗走。真領騎兵。每出輒有斬獲。呼噪歸營。敵皆憚其悍勇。歷官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同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八年戰沒敵中。

李遠懷遠人。父實開國功。累陞蔚州衛指揮僉事。遠嗣官。燕兵起。率所部及萬全衛兵從攻大同。破滄州。徇東平汶上。沛沙河渡。斷南兵餉道。累功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安平侯。食祿千石。流侯世伯。永樂七年出塞戰沒。追封莒國公。諡忠壯。遠沈毅有膽力。善騎射。在諸將中言論侃侃。自許忠義。子安嗣侯。洪熙元年爲交趾參將。失律。宣德二年下錦衣獄。奪券。十年赦。謫赤城備禦。尋陞督府僉事。征鎮番阿古脫兒只伯功。進同知。充總兵。征松番及木麓川。又失律。正統七年下御史獄。謫獨石。立功贖罪。卒。子清十四年請嗣。吏部言安再失律立功病死。清不得嗣。天順元年詔與都指揮同知。

王忠孝。感人。建文時以指揮守蔚州。強勇自負。燕兵起。與李遠歸款北平。戰白溝。濟南滄州藁城。率精騎爲奇兵。多斬獲。累功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靖安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歿塞北。無子。弟禮斌。姪全。累請嗣。吏部言券。文子孫世襲。無弟姪。襲文不允。宣德十年。忠妻援武城侯姪孫王玘例。授斌京衛指揮僉事。奉忠祀。

王聰。蘄水人。起燕山總旗。陞百戶。從燕兵取漁陽遵化。徇涿州。轉戰南皮平滑口。獲馬千五百。還守保定。復南宮冀南。徇淮泗。首獲舟渡江。累陞督府僉事。封武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歿敵中。追封漳國公。諡武毅。上以李遠及聰嘗諫福。故得褒卹。無子姪。孫玘請嗣。吏部言聰券許子孫襲。姪孫不得嗣侯。宣德十年特與玘京衛指揮僉事。已而玘又累乞侯。不許。

張武。瀏陽人。豁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護衛百戶。從燕兵戰真定。破耿炳文兵於溇沱河。設伏戰勝。夾

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邱福。朱能。封國公。武侯第一。卒。太宗出內廢馬。賻武。贈潞國公。諡忠毅。無子。塔。斌。子。聚。義。兒。張。旺。匿。誥。券。天順二年奪入官。

徐理。西平人。甲午從軍。累戰功。歷陞永清衛指揮僉事。從燕兵。敗都督劉貞兵於寬河。再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又戰平安兵於白溝河。斬先鋒哨騎。追至雄。轉戰濟南滄德間。至夾河。戰敗盛庸兵。西援水西寨。陞督府僉事。小河敗何都督兵。克泗揚。入金川門。皆有功。建文四年封武康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六年卒。子禎嗣。正統九年卒。子勇嗣。卒無子。成化九年勇義兄嫂趙言勇從姪文英家西平。吏部言勇歿且二十年。文英不得嗣伯。

史官曰。諸起於北平者。多簪纓奕奕。令終太平。而邱福等投隙龍驤。雄略懋著。然或以軀死。或至絕嗣。不得與張輔等聯步螭頭。永煌鐵券。考古者爲之憮然。又爲之快然。

李震王信牟斌劉壘傳

李震。南陽人。父謙。督府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征兀良哈木麓川。香爐山。螃嶼寨。功。歷陞督府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官。征武岡黎平賊。五年進攻兩廣貴州蠻。陞同知。成化元年還兵湖廣。征荆襄賊。功。歷陞左都督。十一年清水江斬捕功多。封興甯流伯。食祿千石。十四年革爵閑住。震鎮湖廣時。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直刺事。欲甘心震。適有道人以黃白術得罪。卽附會震嘗匿道人。私習讖緯。且有謀反。遣

人籍逮之。途遇直震呼冤。言一介武夫。蒙恩僭爵。父子富貴已極。更欲何爲。此隳家經所爲。直不聽。下震錦衣獄。鞠問無驗。得不死。二十年復伯爵。乞誥券不許。子昂不得嗣。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戰歿。母岳生信。方半歲。持節旌無忠臣節婦。旣長。嗣官。己巳。敵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信。主帥逗留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累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入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纒停。布縵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信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閉門。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屨

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牟斌字益之。趙人。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闖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滄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君得名乃悔耶。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贖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夭。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甯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尙書傅珪及斌三人而已。

劉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略。襲世職。以才能選。遷撥船廠把總。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南兵尙書喬宇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宗時江彬用事。以勢迫璽。索運船之利。瀕死不從。臺諫薦守備浙江溫州等處地方。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陶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璽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免者越歲不克完。璽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都御史盛應期知璽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璽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

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扛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祿入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於是科道督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朝廷亦知之。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爲副總兵。命未下而守仁卒。尋充參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凡條議漕糧疏。皆允行。尋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後皆守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綵幣。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不許。再疏乞休。改僉南京前府事。尋改僉後軍都督府事。歲餘。又乞休。不許。尋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再蒞淮安。於勢要。愈不假借。又屢疏乞休。得歸。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已寢疾。未幾卒。璽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常晉級。賜玉帶。兵尙書張瓚。毛伯溫。先後欲爲之請。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周親黨。至於卻舊屬之金。於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於十年之後。可謂盛德矣。且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沈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有奏議數十卷。

史官曰。夫人之可傳。不必聖哲。卽一節著稱。已有過人者。李震免註誣。出羅網。必其行軍之際。有五事之仁。七德之安和也。王信獎拔異材。爲韜鈴之所難。牟斌典獄存大體。不爲媵媚。蓋君子之流歟。劉璽功在

潛儲關國命脈。厚德公心。超絕流輩。洵可傳矣。君子是以取其節也。

明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七

武臣傳二

楊銳、馬永、梁震傳

楊銳字進之。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銳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於淮浦。力餘事集。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連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江盡獲江賊於蓮花洲。事上聞。銳曰。江賊何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甯藩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尋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

當得大功。告知府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先，一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尙覩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銳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而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銳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棧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鼾睡。銳幕善泗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強卒突入岸上營，典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宗下璽書褒之，又賜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以旌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銳疏舉鄭岳、胡世甯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兵部論功，進都督僉事。廕子平爲羽林千戶，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左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保定人亦立生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改南京右府。八年授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多著邊功。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明年忌者有

言罷歸。又明年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餘錢。諸子鬻衣爲葬。天下惜之。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疾篤。不隸彬後。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備。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武宗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也。笑而止。朵顏曾把兒孫。結諸虜要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等。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恐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乃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永抗疏乞宥大禮言官。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十六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七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言馬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多至方鎮云。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敢戰先登。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寇功。尋進副總兵。延綏以斬寇首功。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寇患。大同宣府寇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震聞命率

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毋爾凌，爾毋我叛。王法軍令俱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斂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川，斬寇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各斬首八十，敍一子百戶。十八年，震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每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寇不敢近塞。未幾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震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震不死，五堡不再廢。寇亦不敢輒經入。白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思震，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震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寇營，寇不敢輒近塞。得寇營馬及財物，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寇以故益畏之。或謂以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寇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寇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何名起釁？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後邊將多得其力。

史官曰：古具將帥之才，而無先幾之見，乏禦猝之智。兵法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果何指歟？明中葉承平久，人鮮壯武。一任韜鈴，輒縮胸。賴天子福，獲殄滅。幸爾楊銳預策甯藩，臨敵制變。卒老山澤，如素儒。賢哉！馬永勳武宗馬，以廷臣之力爭不得，而永立得之。武宗其氣必有過人者。梁震定亂兵，提勁旅，獲宿寇。五堡之立，穡人成功者數年。是三人者，皆所謂仁智勇無慚者乎？以方之東平，何幸不幸之懸岐也。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會前趨之。希儀淚頸以過鏢。飛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頃死。又掣刀斫刀會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會竟卻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繆。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都御史姚鏞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鏞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鏞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誠梟軍門矣。鏞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卽閨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獠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獠通商販者數十人。撫厚之。使爲詞。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質買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於是賊讐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猶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嘗以甚雨。悽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裘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礮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做賊何利至此。明詞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詞之則老沈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獠。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訶者矣。後熟獠旣服其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獠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獠

入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洵。曾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往田時固問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復金而思恩復甯。常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潯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犯。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饑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知州邵濬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奔勢不得釋。他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亡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歐陽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戒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順之言當世名將。識希儀及馬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類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齡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

事。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尙書毛伯溫。侍郎翟鑾。鑾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尋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甯。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尙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銳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盡。汪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句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禮。責總督胡宗憲。令必得自效。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繪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苦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盡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余帥笑矣。而羣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於是逮大猷。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號張流官。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

晉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柏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江兵未至。上怒宗憲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以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洲。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於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總督都御史吳桂芳曰。倭寇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皆不勝。又

散之令得遁去。則邊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吳桂芳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驕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取之。諸巢果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大猷爲將。事必先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效。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成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澁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侍郎譚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愨。可以託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但推戚繼光。

史官曰。唐順之之論。沈希儀譚綸之遺命。大猷書。不沒其所長。不諱其所短。夫是二將者。平生功業烜赫。故宜侯。皆弗侯。其功卒不可沒。競功者多殺戮。傾人以爲勝。絕類以爲雄。而二將存心仁厚。於戰伐之際。率多生全。古善用兵者。往往凶終。而二人者。庶其爲君子歟。

萬表、戚景通、戚繼光傳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寧波人。表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丰神炯炯，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甯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嘉靖庚辰武舉中式，石瑄閱表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表歷漕既久，國計絀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黃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河始來，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河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隄，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然實其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隄防，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甯濟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尙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資，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

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孰能障之。此會通河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秦州有沙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至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運若輕齋之。羨以還軍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腴削四出。民不聊生。表憤然曰。此其患不獨在窮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識者趨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事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樓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帽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與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都御史周琬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也。以較用他兵。執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燹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王直者。以驍勇魁其曹。表策其疏。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詬當。

路前未及行而表卒。後胡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狄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俗。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制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徒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鄉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敵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寇闖入塞內。傅京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且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竹鍊磨得悟絕學。表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真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

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大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表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疏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藁。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鈔。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表薄田僅供饘粥。諸爲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瓶鉢蕭疏。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殞於庭。光射數十丈。

戚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榦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嘗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當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副使王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傍。遂擒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遂入鄒。登陣誓衆。嚴守備。一日率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

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泉無憾矣。爾曹顧病之耶。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一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爲同宗。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卻之。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甯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告成。大甯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慚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母閻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景通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食肉。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卒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氏所遺。卒列綦履弗著。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湖。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湖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納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子繼光。字元敬。幼而裨闔。多權奇。隆準方頤。鷲而鷹揚。英氣勃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

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虜入犯。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繼光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都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而格千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於邱。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竝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二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覩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會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眦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乃班師。兵尙書趙錦代督府發浙餉。屬繼光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獨脅從。首功居多。隆慶初。寇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兵尙書譚綸及繼光入策備邊。乃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寇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前率賸軍費。象外舍兒。視寇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賣而賞有差。剗鬚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

讓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幕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穹廬。迨其非時大舉。討賊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譚綸出就督府。命繼光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於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廡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圯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晝地受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敵至則常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絀未能舉。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是日朝雨甚。至於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卽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籍班軍。卽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繼光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敵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敵馬排擊之。敵卻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累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

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寇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誣卜不祥。遂謝東湖。款關入貢。部言敵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敵謀卽軍政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如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張居正當國。上遣兵侍郎出行邊。於是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侍郎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闕闕。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居正。上輔兵議。居正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及居正敗。人言波及繼光。西裨將起記室。繼光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頃之而自代。始移鎮南粵。敵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繼光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所著有紀效新書。兵制錄諸書。史官曰。晉卻縠善讀父書。不善將。君子譏之。余謂正不善讀書者耳。人謂不破萬卷。不足爲儒。余謂不破萬卷。不足爲將。夫爲將必通古今。知往蹟之臧否。究極性命。然後戰必勝。攻必克。卽畫方略。成籌策。皆彬彬可觀。而不知詩書。動中兵法。此又應運之天授。非其恆矣。萬表具玄悟。景通崇謙讓。而明季語將帥。具文武資。多推南塘嗚呼。可以爲儒將矣。

列傳八

隱逸傳

史官論曰。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夫通蹇殊方。要歸一致。亦云性分所樂而已。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出金石。豈必借適魚鳥。放情林草哉。負道而處。充然有以自樂。不以萬物取舍動其心。故形槁而神無惡。終身安焉。而不知外之可慕也。若疵暴以激其餓。慙祿以焚其身。以隱成義。光範足垂。至後世散髮林間。箕踞轟飲。愆禮敗俗。或身江湖而心魏闕。指終南爲仕宦捷徑。此作者所嗤。豈哲人語默之道乎。故曰心隱爲上。身隱次之。茲獨取國初諸人。以其潔身自完。附於賞井丹之義。而所關者鉅矣。至太宗卽位後。忠義之士。多遜荒野。蹤跡詭秘。時露形塵市。間不可究。其人總謂之逸。亦法孔子以夷齊爲逸民意也。故並列是篇。若夫遭世承平。耕漁岸傲。此乃自棄明時者矣。奚足取哉。

嚴明德。吳人。洪武拜左僉都御史。掌院事。以疾求歸。上怒。謫戍南丹。刺字於面。後遇赦還。居於蘇州之樂橋。布衣徒步。如齊民。人不知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調征過吳。暴苦民家。亦入明德室中。閔明德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御史李穎立。逮至官。穎坐堂上。明德詭陳云。老子亦曾在臺。句當公事。夫豈不曉三尺。

而悍若此。是軍暴也。穎問何年在臺。明德曰：老子於洪武時曾爲臺長。今都察院堂榜所稱嚴德明是也。穎大驚，急持起，延入後堂，問舊事。歷歷道之。歡洽竟日。次日往訪，則已先期擔一囊走遠村。徒空居兩三間，無可覓矣。久之復歸樂橋。同鄉御史繆讓延教授李綺飲。倩明德陪。明德時貧甚，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綴。綺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明德因述前事。綺大驚，拜請罪。因避下坐。明德曰：先時國法嚴，仕者多不得保首領。余固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稱曰：聖恩聖恩。人漸知之。有所餽遺，皆不受。以疾卒。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人皆服其隱德云。

唐桂芳，字仲實，歙人。少時博涉經史，穎悟絕人。益遊學，廣所聞見。客金陵，以聘主明道書院。再聘司訓于昇。一時名碩皆重之。商榷詩文，莫不心服。後至句容杜叔良家，以薦爲崇安教諭。再爲南雄路學正。未上，居艱，斬黃盜起，挈家避亂。陳友諒留寘軍中。一夕脫去。戊戌太祖下歙，訪問耆儒，僉院鄧愈以朱升姚璉及桂芳薦，召見。上問曰：喪亂以來，民心望治，吾深知。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又問曰：鄧愈築城怨乎。曰：頗怨。上曰：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聞爾博通，必諳成敗。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天下，其道何如。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主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上是之曰：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以爲軍需，無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恆思所以休養之。曷敢忘。頓首曰：誠如是。民生息可立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皆拜謝。賜布帛。鄧愈聘

掌儒學事。秋祀三獻未終。知府魏均祥飲福受胙。而悍卒遽攫其肉以出。桂芳惡其瀆法。整禮立殿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攝。爲桂芳危。而愈尤加敬焉。遂辭歸。授徒爲終老計。學者稱白雲先生。無何。駙馬都尉王克恭。太守魏均祥。俾攝紫陽書院山長。院有二穹碑。宋理宗賜紫陽書院四大字。皆頽墮。桂芳爲堅護之。後疾革。自作贊曰。兩袖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逝。年七十三。桂芳長身美髯。雙瞳如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而彌壯。對客議論風生。莫不傾聽。澹於利欲。與人交洞見肺腑。孝友特至。若居他郡邑。遇父母生辰節令。必刻期而歸。文章以氣爲主。辭嚴理正。詩清新流麗。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有武彞藁白雲集四十卷。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家貧力學。徧通六經。累舉鄉不第。棄去。遊金陵錢塘間。一時名士多願與交。聘爲集慶路訓導。居二歲辭歸。會兵起。隱居教授。及太祖定天下。訪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三局。寅於禮局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帛。授以官。以老病辭。許之歸。結居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爲梁五經。或問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愈於華封三祝矣。新昌有士人。負氣自豪。筮仕得巖邑。比行來謁請教。應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得矣。復何言。士子意未滿。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曰。言忠信。行敬篤。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以不檢罷官歸。慚且歎曰。吾不敢見石門先生。卒年八十二。著有周易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

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於世。

吳海字朝宗號魯齋閩人元末以學行著稱會時大亂遂絕意仕進深自韜匿間與人說經唐詩一時名人如貢師泰輩皆雅重之明初部使者薦於朝力辭不就闢一室於家園隙地日酣經史自娛適因採摭古人孝順節烈及友愛之事附以感應禍福各爲一卷以傳布巷閭令人誦習之名曰本命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爲史氏之賊支詞蔓說爲文章之賊上之人亟宜取其書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歧徑之當塞名曰書禍平居虛心樂讜言或有因事規正者欣然立改因扁其齋曰聞過常慕鄙魯士風淳厚欲徙居不果因以魯齋自號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奧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有聞過齋集行於世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秫坡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足猶漾漾未沒貞亟投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曰此可持輒破甕者五羊孫賈有美才爲文章立就不以死生榮辱得失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可及發爲詩文滔滔寫自胸中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運汗隆人物賢否數出己意而多得之自然洪武初以學行聘署新會訓導辭去築釣魚臺於居室前自擬嚴子陵後以事受誣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中益肆力學問識趣愈高會赦歸聲聞益著從者甚衆諄諄善誘隨淺深有所造就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游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

死卽休。年五十九卒。所著穉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於世。初貞在遼。孫蕢以事見僂。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葬安山之陽。爲文祭之。讀者莫不比淚。自遼歸。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臺吟嘯。人疑以爲僂。久之乃扣門還家。其胸次脫落皆類此。

李詞字孟言。錢塘人。少受學於楊鐵崖。負氣尙節。善爲詩。賣藥金陵。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爲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爲材。有寸誇尺。有尺誇尋。惟恐人不知己。才不卽用。旣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爲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詞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爲禍。吾苟自以爲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爲妄人矣。吾今自以爲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固存。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齟齬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有至理。醫之技足公普。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謁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一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爲知道者。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宗儀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不第。棄去。好古學。無所不窺。出遊浙東西。師

張翥、朱喜、李孝光、杜本問等，肆力文章，其結撰法度過人。尤刻志字學，工舅氏集賢學士趙雍家，家甚貧，抵華亭教授，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師秦不華南臺御史，一時文士依以周旋者甚盛，議暑諮獨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推上皆以病不就，或諂讓之，歎曰：親不逮養，捧檄祇令人悲。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躡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度足給賓客祭享，餘悉種菊，栽接溉壅，皆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噓，人莫測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邪》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弟宗傳》、《代縣令》、《宗儒》、《文選郎中》。

王景，關中人，少時牧牛，每竊入學舍聽諸生讀書，輒默記。漸學問充足，父母亦不知也。少多放言，嘗入終南山，數月不出，採薇蕨食，探古洞深巖，流連不歸。其家尋之，固求歸，乃出。後父卒，遂日侍其母，不出遊。朝夕盡心力，家貧，出教授以養母。每過市中，以白牛駕母車，自被古服冠御，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景亦笑，有欲薦之爲府史者，罵曰：若我者，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扁舟入吳楚，歷覽名山大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皆異之。北遊燕都，去曰：此中狐兔遊矣，人以爲狂。旣歸，家居種桃數百株，桔茆其間，當天大雪，獨上華嶽最高處，四顧大呼，爲歌響，振遠近。景貌豐偉，美鬚髯，嘗戴

大帽穿曳地衣。翩翩而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著書立說。出人意外。每對人縱天下之務。旁若無人。人目之爲王景略復生也。間發爲繪事。有殊致。每當風月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多怪語。人不可解。皆鵬鸞海怒。讀旣毛髮爲聳。客至不爲賓主禮。高論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辭謝。洪武中徵聘不起。入山不知所終。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攻毬鞠之戲。不屑視拘拘法度士。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卽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人生貴適意。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頴。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舫悉取諷詠。期於超邁。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政蘇天爵聞其賢。欲薦之。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儵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輻閉不出。易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庚子夏。太祖聘宋劉葉章諸人於金華。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青繩縮腰。立於江濱。貌偉神竦。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急入舟中。葉章競來謹諱。各取冠服服之。欲載解纜。舫不可。宋原不相識。問於劉得之。故聞其名。亦起鼓譟爲讙。酌酒而別。劉妬舫以隱。故自高。數言於太祖。招致之。愈自匿。不可得。卒年六十八。有瑤林江二集。唐詩通考。舫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罔測涯際。性尙氣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衣且食之。藥病痊死。居久之勿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家。卒後。宋爲立傳。而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子膺亦有

文名。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父柄勤治生。雄於資。生瓚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輕財。田廬生產。託子弟。各有程度。師事墓昌王仁輔。王老無子。養終其身。見義則爲。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喜周人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刮磨豪習。談辯絕人。好客之名。聞於四方。所居清閨閣。幽迴絕塵。藏書甚富。悉手所校。定率多成誦。鼎彝名琴。陳列左右。巧於位置。松桂竹梧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曰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而絕不作人物。謂世可謂無人也。奉幣贊求之者。無虛日。張士誠欲釣致之。逃漁舟。以免。邏者遇之。微聞飄香。曰。此必倪處士也。跡得之。將縛以獻。以計給逸去。同時有張介福。亦力拒不應聘。人並高之。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銜暴。清而不汙。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益聰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詩尙古雅。理致冲澹。所著有雲林集。洪武甲寅疾卒。年七十四。

王元吉字國祥。金陵人。幼奇偉。喜兵家書。年十四。桀然凌等輩。出其上。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將劫之。兄懼走匿。獨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輛。可善防之。不使失事。盜以爲然。散去。福壽金陵盜陳也。先潘甲自稱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舉

火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壽問計。對曰：此難與爭鋒。盜有兩元帥。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兩人必相讓。則主者當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彼一人。易矣。從其言。潘甲果至。執殺也。先失勢。亦自敗去。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知不足與言。復歸。太祖已都金陵。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因歎曰：主在吾鄉。不之識。而棲棲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多談何爲。因噤不更及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務爲訥樸。事父孝謹。事兄友愛。卒以布衣終。爲人敦夙誼。知好尙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賻千餘人。

王顯字微仲。號溪漁子。元吉從子也。少脫略。不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什伍部署之。無敢違者。父素長者。禁切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所業未久。卽過諸生數倍。其師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顯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結交大俠。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數息。仰天撫體。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穀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多智。長於爲文。穀雄飲。自放於歌詩。二人自皆負高一世。顯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引歸逆旅。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動。辨難上下古今事。識者知非狂生。或不識。則共矚指笑之。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遇適意時。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盡悔故所爲。買書鍵戶讀之。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陸贄粗有識。然不足望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聞者以其論高。愈疑之。

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入明不應薦辟，終其身。

陳洞，烏傷人。號竹溪逸民。幼經長誦，百家言、文筆蔚茂。喜馳騁聲聞，意功名可唾手致。忽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翳然。當月高風靜時，洞輒攜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灝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鳴簫已，每叩舷而歌。人見之曰：是誠世外人也。欲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識者則曰：是有志當世，生非其時，有託而自放也。性喜菊，種之滿園。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或譏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息自怡，尙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初萼，嘗赤腳踏深雪若溫，見輒凝視，或登白鶴山，往數日不出。洞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益孤矣。其友疑其誕，人以其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林清，閩人，不仕，變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卽以冊號八音命次之。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往，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爲友。政暇輒攜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江濱人物，因曰：如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清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是耶？清曰：若林君安得見之？此民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罷。明日，府公物色，無清蹟矣。

陳亮，長樂人，字景明。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於志慊矣，不願仕也。作讀陳搏傳詩見志。山中爲小樓，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

又作草屋曰滄洲。因以自號。與名士王恭高棅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汎江。登江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傷。意豁如也。以此自終。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鮑興。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文名鵲起。元末隨父官浙中。值兵變。避地吳淞。貧困乃棄業。積居展貨。以爲資養。大裕。母王病。左右奉事不懈。母喪。廬墓三年。父亦不娶。其養父先意承志。無所不備。與乘舟遊江湖間。瀟然物外。洪永間。官蹤跡薦徵。遁去。取玄真子漁樵青以自號。曰漁樵王者。見者咸曰。此鮑公父子也。其繼張騫而乘槎者耶。後不落人間蹤蹟。徵者無從物色之。乃已。

鄭天和。趙郡人。少磊落不羈。自負豪傑才。恥同於衆。居山中。意氣灑然。周貧憐寡。一物價平。出納欲銷世之貪鄙者。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卽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咸呼曰顛公。天和嘗假人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洪武中以地方薦遺逸。人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瞳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踈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終身不仕。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稍事文墨。輒明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競邀爲師。多不應。居白鹿山。載椽冠。被羊裘。帶經耕煙雨中。暇則傲睨吟弄。人莫能測也。高郵欒鳳來爲州牧。獨造

門拜請爲州學師。力辭。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必移諮。恆白以利病。裨助恆多。鳳爲謝。再與所殺。其妻以身翼蔽。亦死。爲殮而送之。後數年。侍御右唐鐸出守越。欲薦辟。子辭。性醇篤。無矯僞。事乖名義。峻言斥不少恕。家貧。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憫其愆。諸鄉黨活之。氓輟耕牛爲謝。曰。東作方興。非此何以集。俟冬或可耳。至期。民復來請。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求連族。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繼以金幣。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耶。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尙堅執如此。況其他乎。鄉人因其所居。稱曰白鹿生。與宋濂游。濂復薦之。竟不就。

梁田玉。定海人。官郎中。燕兵入金陵。玉田髡髮爲僧。避去。不知所終。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嚙嚙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泐字多斷爛。不可讀。數日稍稍可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祕錄。贊良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郭梁。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同行。棄官爲道士去。合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泉。用以自默。就此龍韜。戈我虞日。重明麗霽。頽波莫挽。仰天以號。白霓晝見。使我心勞。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有道德經注釋行世。

梁良玉定海人仕中書舍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金川不守變姓名避去終不可蹤跡其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濟建文君逃投水死者五人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後有人識之輒遁去

何州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友善素以忠義相勗約棄官去竟莫識者

雪菴和尚不知其姓名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虛中有隱士杜景賢叩之未應題絕句於圖見志杜異之次日造訪與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謀景賢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蹟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和尚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閱楚辭時時袖楚辭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讀讀終卷又復買一部如此衆莫測其云何和尚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酩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碩指柔白翦翦落筆成章詞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星流電走紺雲迭出能感愴人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時在成化初年踰百歲矣有雪菴詩集

河西傭燕兵破金川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

浪豪魯家爲傭。傭久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以故葛衣。葛亦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去。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吟。或夜哭泣。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傭走南山中。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後數年病死。呼主人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往來四川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錢。錢稍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作一詩別。隨裂碎且吞之。一日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怪其語澀而艱。驟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卽續吾詩。指韻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詩。彊而後可。問以它事。不答。若病風然。卒晦以死。莫知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剗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永樂改元。詔至臨海。鄉中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死。竟不知何人。樂清樵夫。每自山採柴歸。聞太宗卽位。殺方孝孺等。顛天號哭曰。國旣就篡。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官聞之。爲之殮葬。題曰樵夫墓。

耶溪樵人。未詳所自。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則食。已食。已晝。詩於溪沙。晝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晝。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鷓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尋匿去。不知所終。雲門僧。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攜茗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至死不言所以。

玉華山樵。自號大呆子。性天然。寓東陽縣東山。儀容俊偉。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嘗有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蚤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當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終不知爲何如人。常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人始知其姓王云。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九

雜傳一

史官論曰。嗚呼。主臣遇合之際。豈非天哉。方劉基釋元侍從。居西湖時。真主尙在埃中也。基指異雲爲金陵天子氣。十年後當輔之。此與留侯識天授。第五決聖主者。尤漠漠幾先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旣曰覩之。豈不從之哉。故王者受命。干城腹心。颺發景集。或取之四塞。或資之敵國。韓鯨不產。豐沛馬耿不必南陽也。況明太祖得國之正。度越前古。諸臣從之。順天應人。亦不失春秋之義。與夫裴矩忠唐。孟頫背宋者。不可同年而論。吾於諸人。何訾乎。雖然。昔平元捷至。詔羣臣嘗仕元者。不許賀。且建余闕。李輔嗣贈諡福壽。每歲遣官致祭。而壽子陳襲以州倅擢太僕卿。及坐胡黨特宥之。於履聲橐囊之老臣。則醜之以文天祥。而終竄以死。其風示固深遠矣。因仿歐陽修五代史立雜傳。而采曾仕元者。特紀於斯。以元官之小大爲序。卽無事跡可考。亦存其名。使覽者有以感焉。

陳遇秦從龍

附葉兄
周良癩傳

陳遇。字中行。建康人。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精先天之學。元末爲

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蚤生聖人救世。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品行才識。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失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恆廛側度以求賢。庶定太平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儻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爪牙以黷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與其發光斂迹以全己。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俟車塵。起展素蘊。丙申四月八日書。馳入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屢幸其第。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卽皇帝位。遇疏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授翰林學士。不受。賜肩輿。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復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又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甚奇。召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沈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尙書。固辭。上嘉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多有過譴。力爲救解。每從寬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著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

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效。上悅。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省視。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諭祭。賜葬鍾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所著述。嘗燬於火。故所存無幾。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遇侍太祖。由鄉貢士至工部尚書。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明兵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太祖謂達曰。其地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上喜甚。命朱文正、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與妻陳偕來。上親至龍江。迎入。時上寓王綵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上卽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爲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日。上與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子澤死。告還鎮江。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恤其家。同時有葉兌。字良仲。甯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以布衣獻太平策。一綱三目。中時務。上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金幣還里。又建康周良卿。素有德行。上入城。以禮延請。詢政事。號曰三老。上咸敬重之。史官曰。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冥鴻遐舉。刷羽雲霄。弋人其何慕乎。而遇從龍。皆以終身不受官。得保首領於霆擊之下。吁。異矣。論者謂其逃死非真。辭爵似過矣。夫以故元遺老。果能逃死。而不膺新組。廁諸公卿之列。此其矜然於志。審時之大者哉。然史稱每佐密議。不知北伐之謀。曾與聞否。此時爲遇與從

龍者亦回首燕雲遠灑金臺之淚否耶。

朱升傳

朱升字允升歙人幼師陳樸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樸深器之至正癸未偕趙沆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注是秋登鄉試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田歲入富於他學官吏蠹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皆興起秩滿南歸斬黃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明兵下徽被旨召見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樸遂參密議尋辭歸吳元年丁未徵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於開國諸公好得其實無何與學士張樞爲直學士特免朝謁優禮之七月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上親擊石磬命升識五音誤以宮音爲徵音上不懌賴熊鼎解之得止洪武元年二月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與修女誠面諭升修齊之本遂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居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庚戌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注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爲禮部侍郎史官曰朱升名審音而失於宮徵其解夢多諛辭所研討者在第其於六經之旨多所發明誠一代儒宗也以曾仕元故抑之雖然一首藉青蘊亦可以恕矣

劉三吾傳

劉三吾字如孫。以字行。初名崑。茶陵人。初避兵廣西。授靖江教諭。遷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歸茶陵。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燕王。召問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頷之。卽日立建文皇帝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命三吾與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命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曰省躬錄云。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壻趙勉爲戶部尙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三吾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丁丑。主會試事。被黜落者所訟。命覆試。三吾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覽之。他撥得其情。大怒。遂謫戍邊。尋死於法。三吾爲人慷慨坦犇。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

史官曰。元良主器。適嗣承祧。誠千古不易之經。非一時權宜之計。愛憎不得而移。庸哲不得而亂。英雄之主。每多惑焉。而三吾神鑒炳烺。風裁山立。一言而太孫正位。舊史稱其當大節而不奪。有由然矣。雖衡文不厭羣望。何至竄戮。此君臣相保之所以見美於宋祖也。噫。

宋訥傳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參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

檢性持重。齒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歸家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五年過元故宮。作詩傷之。十三年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蒞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敕文十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令爲太學碑文。賞賚。上每觀書。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矣。上親製誥詞。引尙父興周八百爲比。蓋自宋濂詹同而後。惟訥時被召對。旣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至膚。乃覺。上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訥皇恐謝。明年代吳顥爲祭酒。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廡。不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公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一日訥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生獻茶。踏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敬。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主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惟沙漠遠人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必致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概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略。豈無如充國者。陛下宜選數人。隨其遠

近高下。立法分田。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戊辰兩科。上親策士。魁選恆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訥寔賞。命譔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嗾吏部尙書余燾移文令致仕。訥陸辭。上驚問。知故皆坐誅。圖形暴罪。敕曰。學較教育天下英材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入儀。文徵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通吏部。夤緣爲姦。誣祭酒訥受賊。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餽物酒餼。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賊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今以卑誣尊。飾非惑聽。禍人不淺。仍慰訥復任。二十二年。命譔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尙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八。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於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訥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其後辛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其門。上每舉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訥。坐奉天門。諭

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適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以禮葬祭。近年老秀才爲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廢訥學規。年少秀才。則違犯學規。投匿名文。謗師長。自後如是者。首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諡文恪。訥家西南三里。卽瓠子堤。父崇祿。構亭曰西隱。訥更築白雲茅屋。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

史官曰。嚴師道尊。古誌之矣。宋訥嚴氣正性。型範克端。以故敷教有方。曲成者衆。太祖崇文重道。經始太學。數臨視而規模闊壯。邁古辟離。宋訥旣正臬比。有成效。而安邊一策。尤徵實用。豈特腐頭巾。徒自白雲茅屋老者哉。及後屢有高等。輒歎曰。宋訥之功。以勵後祭酒。其不以故元鹽山令。視等老臣素。太祖可謂能用其所長哉。第不知於講席上。以節義訓諸生作何語。

劉基傳

劉基。字伯溫。浙青田人。曾祖濠。爲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邱。望其聚突無煙者。賑之。宋亡。林融爲宋舉義。元使簿錄融。株連盡其理。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肘篋私記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攜簿走。尋之不得。濠佯驚。第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燼餘也。衆並得免。祖廷槐。父爨。有智計。通經術。爲遂昌教諭。基少穎脫。讀書七行俱下。年十四。通春秋。徧及五經。工文章。凡天官陰符家言。無不精析其奧。講性理於鄭復初。聞濂洛心法。元末舉進士。揭曼碩深愛重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在燕市。得天文書一册。閱之。翌日卽背誦如流。其人驚以歸之。笑曰。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

鄧祥甫者善天文。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質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出秘書相授。在官摧抑豪貴，人多怨之。嘗反新昌故獄，檢官以罪去。嚙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入幕府避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充考試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授臺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游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我常輔之，衆駭散。獨門人沈與原共飲，沈醉乃別。西蜀趙天澤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天上方有事，幸自愛，勿落小盜手。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辟爲元帥府都事。築慶元諸城逼之。時左丞帖里帖木兒議撫，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威福，奪職，羈館紹興，并罷左丞。基欲自殺，門人持之而免。乃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多爲詩歌自適。而國珍遂不可制。山盜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辟治兵，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榦基與之相犄角。軍聲甚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方上功，經略使李鳳谷、右方氏僅以故儒學資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卽棄官歸，集鄉黨自保。衆避國珍者多，依以居。著郁離子十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幾藏器以遇真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客或說以句踐事業，基笑曰：生平惡國珍，士城輩所爲，今乃效尤可乎？天命行有屬，其姑待之。時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上使孫炎來聘，乃語其衆弟陞曰：善保境，勿爲方氏窺。遂與宋濂、章益、葉琛間道走金陵。旣見上，陳時務十八事，盛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

昧間。尺土一民無所馮藉。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疲。位乖則不驕。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攫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陷太平。將犯龍江。上欲禦之。而衆恆擾甚。有請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至有勸納款者。基獨張目視不言。上召入問之。基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基曰。友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臍。勢已不敵。然明公初有建康。圖國之始。勝則王。敗則賊。柰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創懲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興士怒。開至誠以固人心。興王大業。在此一舉。且臣聞者望氣。敵衰我旺。決可取也。上曰。善。於是賜基劍。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竦然。誘與戰。覆其衆盡。時上雖定江東。稱吳國公。猶奉小明王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大陳天命所在。乃止。譏伐陳友諒。力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往必克。此天意也。遂進攻安慶。拔其水寨。請乘風直擣江州。從之。友諒倉卒戰敗遁去。馮勝攻南康。上使基授方略。書片紙付曰。夜半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啓讀之。初亦莫信。已而具如所言。始以爲神。遂破賊。取其城。洪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上有難色。公從後騎所坐。

胡牀。上悟許之。洪都遂爲明守。友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特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踰等。歸至衢。苗軍叛殺守將。衢人洵洵。其將夏毅憂之。迎基入。衆卽帖伏。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已邵平章兵至。悉誅諸叛將。方治葬。國珍卑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叩。署名稱老先生。基事事條答。皆懸中機宜。俄驛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出戰。止之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弱。追薄之東陽。悉獲其衆。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上率師逆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基疾呼揮手曰。難星過。急更舟。遽易舟返。顧前舟已礮碎矣。相持未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勝。陳氏遂平。乙巳置太史監。秩正三品。基領之。上戊辰大統麻。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囚待之。果杭州及海甯降。上悅。悉付基縱歸。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誅僂。密言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明日上見羣臣自引咎。衆乃安。大早上特命基諗滯獄。甫決而雨隨注。時基最爲上信嚮。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昺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頌上功德。請及時娛樂。明得意。上出示基。基質責曰。是欲爲趙高也。昺色動懷忿。乃使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未發。昺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翼巖遂飛章論基專擅。顧所行皆取密旨。或有請報可者。上怒詰問。知出張昺。斬之上卽大位。擢御史中丞。仍領太史

令諸大典制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稅比宋制當加五升。上獨令青田止五合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基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貴盛。基獨與抗。善長不能平。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上言。李勛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基頓首曰：計大體安得及私。上乃解。累欲加封。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固辭。上每稱曰：伯溫吾子房也。嘗因卜相。問楊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己與。乃稱憲自用。且不學。未見其可。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問胡惟庸曰：此債轅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爲巨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甯無爲室憂。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大甚。又不耐繁劇。恐辜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輕庸。庸以不遜。皆坐罪。一如所言。上巡汴梁。基與善長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患政可施。許之。遂督營宮省。糾舉姦惡。小者捕治。大者啓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貪縱事廢。善長以彬省僚。且素暱。請於基求緩。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善長大恨。俟上歸。訴基方盛夏。祈雨。僂人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基以妻喪告歸。得免。尋手書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卽別里閭。捐邱壘。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變爾多輔焉。彭蠡□戰。礮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

□是凡四爾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册言非。鑄造實出朕誠。爾遂命駕。良慰朕心。既至。賚賜甚厚。是時上方幸鳳陽。建爲中都。銳出塞。滅王保保。基謂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雄傑。不可輕忽。進兼弘文館學士。二年大封功臣。先已贈祖父皆永嘉郡公。至是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手書開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我之疆宇不少。前王且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罵國家。煽惑是非。卒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麻數。休咎討論。封來。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真樂。使者往回。勿賚以物。茶飯發回。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又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上是之。宣付史官。遣其子璉上平蜀及甘露頌。上優詔以答。時胡惟庸以右丞相攝左事。憚基每思中傷。基亦自料兩人不並立。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馳書以聞。甌括之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鯨盜藪。元末應方兵爲亂。基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姦民謂地屬溫州。乃民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廣三逆命。處州宿猾持郡邑事。不以時聞。基使璉上書奏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挾舊事益怒。基及宿猾逮至。使訴。基欲購談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當坐罪。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基懼。馳入朝請罪。留京師待旨。上曰。基有功。不汝害也。六年以文廟不陪祭。受胙。奪俸一月。惟庸旣益橫。基私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卽驗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爲修好。八年正月。

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久之浸劇。上遣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御製文賜之。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謁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以顯爵。垂名後世。敕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釁生。致使不安。國有八議。奪祿存名。卿趨朝不辨。釋疑親君。可謂不潔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日侵。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稱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卒。年六十五。先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授其次子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事。果摯勇壯。不復返顧。受上特知。東西征討。掃平中原。一切皆參密謀。上或召入宮中。或親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自徐達而外人莫得聞。上天威嚴重。羣臣進對。每戰慄失色。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人交。開心見誠。遇所不可。義形於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自炫。尙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郁離子十卷外。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峻潔嚴勁。爲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上聞。未嘗嘗問汪廣洋。對以不知。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於是深思基言。召見二子。慰諭之。璉既蚤卒。二十三年。命子鷹復。故封誠意伯。誥詞謂其父子俱沒於姦邪。紊政之時。其節不移。故授前爵。加歲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燕兵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璟獨不屈。法亦停襲。永樂二年。法與璟子豹進大祖書。詔宣德。三年。授豹刑部照磨。卒。法子柎。

梔子曇。曇子祿。景泰三年命錄基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璒四世孫文謙可詔用。祿七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敕建祠於青田。成化十八年敕取基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基子孫宜世爵。憲子璩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贈爾爲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璩言。皇上明聖。斥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璩言。下廷議。皆言太祖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薦實嗣。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褫圭裳於未裔。存礪帶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弗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疏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璩。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乃入祀太廟。廡中列六王之下。尋以爵序。璩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璩卒。子世延嗣。年少氣銳。振武營之變。擁諸大臣至小教場。呼噪。衆皆悻無人色。不能出一語。世延反覆諭以國威。騎頽牆罵曰。汝等反。反卽殺我。大軍至。盡殺汝等。衆稍稍懼。乃散而聽命。由是自負。藐諸公卿。喋喋上封事。見格。忿而恣橫。革管事。益縱其下。侵奪民田。有詔勒回原籍。驚不肯行。曰。我有鐵券。捶死一人。納一可免。誰難我者。論者蜂起。倔疆自如。顧焰消家。

益貧不能支矣。萬曆丙午下南京刑部獄死。子孔昭嗣。

史官曰。世以劉基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爲瑰怪之說。傳之往往過實。故不錄。其天官家言。誠巧合命中矣。卒上之中秘。世無知者。然必有神秘者焉。大約基之爲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畢忠竭智。謨謀軍國。誠英偉不羣者矣。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何以全。基數仕元。不用罷歸。以歸太祖。是元遣太祖以基。不使角而使用也。嗚呼奇哉。或謂其類張良。其籌策縱橫。殊無遜美。至出處大節。明哲保身。方之遠矣。然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推德而復故封。隆侑享。抑何篤厚也。功足當之云爾。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九

雜傳二

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先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名朝字文憲性樂易好禮法有隱德子二長淵義烏教諭次卽濂母陳氏妊七月而生六歲授李瀚蒙求一日而盡九歲能詩歌號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雜書以爪逐行按而試之按畢輒誦受業於聞人夢吉得春秋三傳之旨兼通五經時吳淵穎萊方內儒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招曰舉子業不足溷濂曷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幾悉得其闔奧吳辭去輒代講席鄉先生柳貫黃潛深禮重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矣莆田陳旅稱其文沈鬱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玄則曰非才具衆美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遂以文名擅天下至正己丑以布衣薦爲元翰林國史編修會世亂自韜闕遁入小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所說周禮集注諸書劉基稱其主聖經奴百氏遊戲佛老譬猶飫梁肉而兼茹茶飲茗彌稱其大庚子太祖徵入見問世亂奈何對曰顧明公不嗜殺人上悅語必稱先生除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春

秋左氏傳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歸省甲辰改起居注上論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曰尙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上曰知之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太子贈有加上箋謝書奉太子勸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上覽大喜召太子令曰誦其書一過賜書褒答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召賜坐上執金杓煉湯於鼎投露手厄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時大都督文正得罪濂婉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國治民安心神恬逸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尋失朝參左官三年遷國子司樂復坐議孔廟禮稽緩譎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已上坐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講畢復進曰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頓首曰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資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侍上觀稜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厯七年日厯成凡一百卷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一曰挺生南服統一華彝二曰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三曰治政詰戎羣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后妃不預政外戚循

理闈寺給掃除。家法之嚴。六曰大帥佩印。率兵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復與詹同等輯皇明寶訓上之。其他禮樂律厯之制。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潤色。既侍上久。有問陳說直諒。不務文飾。上喜欲相之。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一旦任事不效。將負陛下。頓首力辭。上愈厚之。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又問其否者。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卽有之。臣不知也。命爲詩文。必寓忠告。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藁。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上嘗彊之飲。醉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各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慎爲序班。仲子璉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令太子選賜良馬。又爲良馬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爲尙書。祖德政太常少卿。誥詞上皆躬撰。復留之。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罪。當誅。濂曰。彼應詔而來。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中。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者。因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抑可謂賢矣。十年歸。賜緡綺。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上曰。江險宜循河行。敕慎侍至家。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上召問慎。而翁去此而誰從。撫兒孫乎。閱生財也。涉田園乎。慎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

有之上曰。雖然。尙有他。慎對無他。第時時聽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鄉。尙冀實封補陛下萬一。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之屢矣。至大喜。賜敕褒諭。命禮部致酒米穀果。日進見。從遊覽。或便殿侍食。至暮始退。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敕求文。獻百金。卻之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犇金。非所崇國體。上喜。歲盡辭還。旣行數日。上語璉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談笑如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明年再至。賜賚慰勞彌厚。歸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視近甚明。夜然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疏曠。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幘。悠然自樂。十三年庚申冬。孫慎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高皇后及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辛酉五月。行至夔。宿野寺。有老衲。與語多解悟。濂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於是。衲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衲默然。是夜自經卒。年七十三。妻賈。先一年卒。門人方孝孺曰。太史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旣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厯禮樂。彝裔賁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其爲人取重如此。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弘治中。四川巡撫邢表賈俊。屢以濂爲言。令有司於葬所春秋致祭。正德

八年諡文憲。二子長瓊先卒。瓊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璣。工書。稱爲國朝義獻。子三人。擇、愷、恪。居華陽。擇字子彝。奉母謫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時。調粟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皇帝召擇還。以爲翰林侍書。擇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間。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史官曰。有謂明之學始於濂。蓋猶考亭之傳也。考亭一再傳爲何、王、金、許。濂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而別錄謂濂一生多流於禪。以其聰明博洽。能根極理性。其所成就。必有過人。舍周鼎而問康匏。大爲濂惜。然亦不必深辯。獨是文章議論。施於朝廷。達於夷夏。真超拔羣倫者矣。聞老衲一言而悟。卒死於禪。卽不嗜殺人之語。王道也。而極乎禪哉。

何眞傳

何眞字邦佐。東人。少英偉。好讀書。筦擊劍。仕元。管句河源務副使。嶺表騷動。棄官歸。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舉義兵討之。擒仲玉。成築砦自守。進圍之。幕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成以出。眞釋之。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噓火。奴一號。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子密不過是也。行省上其功。元賞賚之。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州。貪暴。民不堪命。衆慕眞。議迎以守惠。又上其功。遷惠陽路同知。尋進廣東都元帥。癸卯。邵宗迂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眞聞。率衆復其城。擢廣東參政。進江西行省左丞。弟迪以功擢宣慰使。尋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行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宗迂復來圍廣。眞力禦絕糧。出避。城陷。明年復

克之宗迂退走。又明年遷右丞。有陳符瑞。勸爲慰佗計者。逮而戮之。示於元無二心。洪武元年。廖永忠率師取廣東。先遣人以書諭降。真遣都事劉朝佐諭款降。敕褒諭以竇融李勣爲比。入朝。授江西行省參政。蒞官有威德。尤好儒術。三年。遷山東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回京復任。九年。致仕。十四年。命真及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候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往廣東。收集土豪三萬餘人。明年再往。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十九年來朝。調湖廣左布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上念其功。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尙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七。真貌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旣貴。其塚上時有紫氣。歸國夙夜寅畏。惟謹。太祖推心弗疑。故能以功名終。子榮。字輝先。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襲封。後以藍黨褫爵。迪反南海。捕得伏誅。貴字奉先。常侍皇太子。爲兵馬指揮。有學行。士夫所推重。官至指揮僉事。宏字彥先。官至尙寶司丞。

史官曰。何真武略不下。陳友定。然其務威德。飾以儒術。友定不及也。而友定烈烈存元於海澨之邦。真初不從陳符瑞之言。似其烈烈。昆仲友定矣。至望風輸款。論者謂其識時知命。號稱俊傑。未免夢魂之間。慚愧友定耳。悲夫。

朱守仁傳

朱守仁。字元夫。徐州人。幼有大志。嗜古讀書。落落自豪。視輩行岸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

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院同知。守舒城。甲辰。明兵攻廬州。守仁舉城來降。徐達送至京師。陛見太祖。嘉其樸茂。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褻身廉潔。撫循有方。又表裏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尙書。尋改北平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改高唐州。頗有善政。十年。驟陞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姦伏徼欲易煽。守仁威令簡嚴。銅酷吏。懲頑民。郡邑從化。以惠利顯。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上念漢熒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計績來朝。闔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會監牧日蕃。上留心馬政。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湯泉滁州諸處牧馬。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克舉職。孽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上詔省天下寺觀。惟龍泉寺以守仁奏准留二僧。主馬神廟遵守至今。二十七年。致仕。永樂二年。朝京。疾卒。

安然李幹傳

史官曰。朱守仁威惠兼著。循蹟頗多。老成練達。無堅不破。洵有用材也。以元樞密。明司空。屢躡再起。艱難荒徼。終回寺。雖馭歷足嘉。而顛撲可恥。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衆歸。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

事中尋擢山東參政。心行平□。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爲工部尙書。奉命於社稷壇北建祭殿。又建拜殿。以備風雨祭祀。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戶。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爲差。官給費。上從其議。尋詔功臣歿者。不建享堂。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戰歿者。官給。五年調河南參政。九月改行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五月坐事免。以雷震奉先殿。設四輔官。調和陰陽。位次公侯。都督府。召充其任。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正以五刑。奉得旨。送四輔官。及諫院給事中。覆核無疑。然後行之。著爲令。十四年卒。年五十八。上念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李幹。絳州人。元翰林編修。退居於鄉。洪武九年授本州訓導。尋遣敕召之。曰。朕卽位十三年。夙夜孜孜。思得賢才。共安天下。何期大臣不職。朋比爲姦。雖四兇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御史薦爾博學洽聞。特遣齋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至授四輔官。尋調蘇州知府。改國子博士。兩聘爲試官。後以老致仕。

史官曰。安然李幹等。未有穆穆平格之素。爲元官。歷羣任。殊勳讜議。闐然未聞。而使之調和陰陽。備燮理之任。嗚呼。舛矣。大臣朋比不職。小臣卽有聖哲之懷。付之浩歎而已。而以安然輩反其行。不意太祖聰明絕人。乃出於此。

詹同傳

詹同。字同文。原名書。婺源人。穎靈抱奇氣。學士虞集弟槃見而奇之。妻以女。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

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家黃州仕陳友諒爲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明兵破武昌來歸太祖與講經史占對不窮授中書博士時方集功臣子弟於內府令教之改國子博士易今名尋陞考功郎中歷侍制起居注奉命求遺書攷宗廟時享禮奉命畫古孝行及起自戰伐勤苦爲圖以垂世訓洪武二年陞侍讀學士時或屈辱大臣不以禮中丞劉基疏請存待大臣之體同因取戴記及賈誼書以進上納之陞吏部尙書改學士承旨仍同呂本迭視吏部與樂韶鳳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牲告充告膺及禮之煩文者並宜革之九月同等上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功業隆重再闢乾坤軼古帝王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厯傳後世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摩上召昶西苑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賜綺裘革履它日上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昶少選復宣赴右順門上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亟取觀之笑點頭曰朕卽和同詩卿爲書之書訖賜昶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沈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一日偶言及竹上曰竹數亦多乎對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惟吳越山中有一方竹者四枝直上若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爲叩杖上曰有諸乎對曰有之旣退獲一枝以獻上摩娑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豪繕書賜之七年五月大明厯日成共爲一百卷又與宋訥言厯日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臣請做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令日記錄之隨類增入九月詔罷科舉令有司

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仍令同選國子成材者與所舉參用授主事給事中御史等官時用彭通等爲給事中并國子生李擴等入文華武華二堂號小秀才丙寅請老賜敕遣歸未幾起爲學士承旨六月考宗廟時享禮初獻將畢令分獻官行禮亞獻終獻皆如之罷上香儀上皆從之復以老乞休許之官其二子魯徽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出御文賜之卒於家所著天衢吟嘯及海濱集

史官曰詹同風旨整峻博辯有文比之危素相頡頏而同獨寵遇無懈同之才必有可稱者英印以鍾山僧受知出藩齊魯材給莫及其家橫孟中不問太祖亦或爲才炫矣人主知臣不以德器悅聽俄頃信爲良顯嗚呼每每壞天下事可勝道哉偶摛同傳語及之

危素傳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少能讀書年十五卽通五經大旨與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據座爲人師徒步臨川吳澄清江范梈之門質而正之二人皆折行輩與之爲禮澄澄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參訂因受知於虞集孫轍間出遊金陵或所其文示南臺中丞張起巖起巖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之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起巖入朝遂挾以行達官貴人更相論薦至正元年入經筵爲檢討年四十一矣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行所在訪摭闕失遺書書成其力居多元順帝知其學問特命注爾雅較君臣政要改國子助教以善筆劄詔書釋氏書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事外教之典不宜瀾書得止尋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嘗白事丞相前極言無隱丞相賀

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待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先是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爲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素爲御史時。亦請封諡劉蕡。皆寢不報。至是舉行。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躡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廟信宿。明兵入元都。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學。相約死難。昇將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邪。昇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則給午還舍。取告身。若欲輸大將軍者。午喜還報。已浮屍井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并榜。兩手據井口。俯身爲就沈狀。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公毋死。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勸歸寓。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所失。俘至京。拜侍講學士。太祖嘗訪以元興亡之故。對答詳慎。甚見禮重。日與劉基。羅復仁。胡鉉。睢稼同居館中。時資獻納。宋穆陵顛骨。爲楊輦真珈所發。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言於上。索取得瘞之聚寶山。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一日同諸學士。賜酒饌。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於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素老成。其有先憂之意。他日上御東閣側室。素履聲窸窣。行簾外。上曰。誰對曰。老臣危素。上笑曰。謂文天祥也。而乃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謫舍山守余闕廟。踰年。每不言笑。愧憤死。所著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藁五十卷。元史若干卷。

史官曰。危素學問淵邃。才識逾捷。固含英咀華者流也。初以經學。史學著聲。元時英澄等折節與友。白事丞相。極言無隱。何其壯乎。入明。瞻顧龜縮。祇以對答。詳贍見禮。亦可傷也。而迹其生之。死之。之狀。殊可笑。

張以甯傳

張以甯。字志道。古田人。生質清粹。甫六歲。日記千言。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於獄。忿不能平。詣邑伸理。言有條序。令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語甚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十五往甯德。受學於韓古遺。歷五年。方歸。學業大進。登元大定丁卯進士。初任黃巖州判官。以討擒捕海寇殆盡。陞六合令。有惠政。內艱。阻兵亂。教授淮南者十年。後徵爲國子助教。累官翰林學士。有俊才。博學善記。尤長春秋。盡授其學於趙光霽。元末以甯擅名於時。人呼爲小張學。洪武元年。明兵破元都。與危素。黃肅。夏以忠。王時皆送京師。太祖拜以甯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承顧問。後上每厭之。漸見疏遠。己酉。與典簿牛諒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陳日燿。未至而王卒。世子日燿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不許。曰。此吉禮。非凶事也。且旣易世矣。當以奏聞。因留居洱江。俾諒往輸世子。遂復遣其臣來告訃。上喜。以甯稱任使。親爲祭文。遣主事林唐。臣編修王廉。往祭安南王。始入境。竣封事。又安南止以揖爲禮。喪事甚簡。以甯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上聞嘉之。賜以敕書。比之陸賈。馬援。御製詩八篇。獎諭。庚戌五月。得疾卒於道。命有司還柩於家。以甯清潔自守。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行世。劉三吾稱其節制似柳。宏放似韓蘇。宋濂稱其文豐腴雄峭。清圓委蛇。王時亦拜侍讀學士。前在元

以白金三千。令方國珍市馬。汎海而歸。老不可用。

史官曰。張以甯能訓夷以禮。而不能守己以禮。可謂見物而不見己矣。黔被覆身。陸金空囊。清名自表。亦人之將死。其言善歟。不然。迹其資秉靈絕。文腴流美。豈不爲世名家。

程徐傳

程徐。字仲能。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進士官編修。與兄助教端禮。皆尙經學。修飾古行。時人稱爲小二程。徐選於春秋。由元校書郎禮刑戶三部主事郎中。以才稱。王保保承辟爲兵部侍郎。不赴。後以國子司業。晉兵部尙書。致仕家居。太祖平浙東。召見。命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令孔子釋奠。止行曲阜。書奏。以爲古今之祀典多矣。而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於天下者。豈無故哉。社稷者。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也。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二者而已。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有國者敬而祀之。必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道。則其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教。則其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心。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豈可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哉。若曰。孔子非如佛氏之千百化身。不可一日間。赴天下之祀。而遂廢其禮。則三皇后稷。亦皆生爲人而歿爲神。又安得享天下之祀於一日之內乎。蓋孔子以身載道也。孔子之道。卽綱常之道。斯道所在。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卽家至而日見之也。非可方體而求之也。非可以一念之靈視之也。其道

通於天下。則其祀亦宜通於天下。臣愚謂陛下欲稍革前代之文以正祭祀。孔子之禮宜於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林廟。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過。其於祀神之禮。根本之誠。開示正學之方。扶持世道之計。可謂曲當而無遺矣。上覽奏從其議。改刑部侍郎。三年改本部尚書。未幾卒。精勤通敏。事無留滯。能文。尤工詩歌。有文集。

史官曰。程徐其爲人不足道。至通祀孔子之議。蓋聖人之徒歟。天下士大夫始終無類者幾何。第使一節著稱。亦可□□□□□□不朽。

吳雲傳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提舉。雲少有文行。爲國子生。仕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魏公達定元都。俘至京。太祖釋之。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渭南縣丞。有善政。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驟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參政。八年。坐事被逮。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上諭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特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上然之。七年。遣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往。至沙塘口。鐵知院等計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給梁王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雲。曰。朝廷念雲南一方

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敕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平。朝廷方知雲死。適其子黻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榘歸葬。黻爲國子生。貧不能還鄉。以其嘗仕湖廣。卽葬於江夏。弘治中。輔臣徐溥言於雲南巡撫王詔。爲請於朝。贈刑部尙書。諡忠節。與王禕並祀雲南。曰二忠祠。嘉靖中。復官其曾孫承宗。爲中書舍人。史官曰。梁王雄據一方。與故元消息不隔。而欲使雲一身。以口舌收黔滇百粵之廣。而且使其人共嚮往。是太祖死雲矣。焉知非太祖薄雲而故舍之耶。

秦裕伯傳

秦裕伯。字景容。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閉戶力學。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居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甚見寵異。一日侍上。言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刁風始息。二年降侍制。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果若貪愚之人。不

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於官。

史官曰：秦裕伯居母喪上書有足采者。及侍太祖無善可稱。後以謫死。吁！枉卻此一出矣。其時有王時程、儒漢、李善、張昶、李質、曾堅、蕭肅答、祿與權、王僎。皆以元官入明。至大僚。因並紀之。

明書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十

文學傳一

史官論曰。文章之制於人主。譬川瀆之制於海也。隨其材分取。及高高下下。傾折而赴人主之好惡。故齊繁敗素也。而賈十倍。上好存焉耳。漢武志凌雲而枚馬作賦。唐玄尙經術而燕許應制。何則。利祿之途。人斯往焉。士無賢不肖也。明太祖諭侍臣曰。古人文章。明白易知。而誠意溢出。近世詞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故明初陶宋諸學士。文質直無枝葉。有漢始風氣。而諸才人懲元季之亂。又多隱居肆力。文章彬彬盛矣。自制科興。而束九牧才人之心力。以從事四子五經之文。銖心劘肝。揣合銖寸。醜好成敗。一決於遇不遇。一遇之後。棄如委屣。當其速化。朝種暮穫。及其垂蹇。則童而習之。皓首不能工。乃太息而委之命。併不從人主。然天下以爲利祿之途。釋此無由也。其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肄。旦夕從事於此。俟其一遇而休焉。雖有卿雲終賈之姿。不敢獵幅而爲詩古文詞。其爲詩古文詞者。非宦成游藝。則林叟遷客。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故藝苑寂寥。不能軋漢魏而接唐宋大家者。三百年才人之精神嚮慕。不在乎此也。然自北地。歷下。瑯琊。昆陵諸家。競爲古文詞。嚙嚙經術。包含百氏。庶幾

大歷貞元之盛。厥後才人繼踵。稍變而爲縱橫夭矯之文。其間騷人逸子。唱和名家。或彼此互譏。人擅一喙。爲東野之鳴者。亦班班有文在人間。此皆溢出於制科之外者也。豈士能自治。不從聖人歟。爰采其人之尤著者錄於篇。文則無暇錄矣。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其地鐵崖山高百丈。上有萼綠梅數百株。築層樓俯花。積書數萬卷。號梅花道人。父宏。母李氏。生有祥徵。稍長授春秋。講析辨刺。凡百十家。人莫能難。父期以重器。不爲授室。俾遊學甬東。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下帷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署天台尹。地有八鵬。廉其姦。治以法。民皆稱快。然其黨蟠結不可解。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屢白民病。頓首涕泣爭之。不終聽。至欲投印去。獲減引額三千。俄外內艱。環廬所植竹節發蘖。牙枝葉鬱如。遲赴調者十年。會修遼金宋三史。獨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有沮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日夜爬梳。姦不得容。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悉心獄情。務使無冤。陞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聞雪中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尋鴻漸遺蹟。自雲間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者。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江上老漁狎道人。不時唱歌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久見鳥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

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吹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卽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太人不發也。始張士誠據浙西。聞其名。累使求致。不能屈。撰五經反覆告。以成敗順逆之說。太祖聞而高其誼。天下大定。詔遣賢修纂禮樂書。召至京師。僅百日。疾作。作老婦吟見志。上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年七十五。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罷婚。不聽。卒聚之。疾尋愈。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鈐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瑤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於家。初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仕不得志。遂大肆其力於古辭賦。以先秦兩漢爲文準。評者謂如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唐。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鑿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彞沖。無一芥繁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履登山。縱情遐視。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其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仙。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謔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顧盼生姿。起超直上。蓋數奇諧寡。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新進小子。或文詩一句字之美。必爲批點。黏於屋壁。指以示客。尤不錄人小過。黠奴負金。度無以償。逼書收牒。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揮手曰。吾業

與之矣。無賴者僞爲維禎文，冒受金繒，或疑將發其姦，曰：「此誠予所作，不論遠近，皆頌其寬厚長者云。」生平無它嗜好，病棘危坐，不披衣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畫，爲奕損心，畫爲人役，見卽屏去。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兩、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臨歿，以志銘託宋潛溪，世稱鐵笛道人。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生時有大星墜簷，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遲重不妄言笑，卓然自立。嘗與人夜歸，限大溪不能度，忽有人撐小舟泊岸，卽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皆奇之。里中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甕，卽與封識，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凱朗誦離騷，聲清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議容步履有嚴，有則從學者甚衆。父有孝行，家貧，凱以束修助治喪如禮，祖母墓奪於勢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適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義者，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相者袁珙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至元中，以明經除永豐教諭，不受。至杭州，施克宏家，太祖起兵，訪凱，延至，置上座，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之策，且曰：「羣雄地實，兵強未易圖。」胡元政衰，民怨，是空地也，直取之易耳。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戊申卽大位，以書徵之，凱矢心不仕。上求之切，諭使人曰：「陶凱不應，可取一族人首來。」族人四遠，求得凱見上，授編修，與諸儒纂元史，又撰洪武廣韻，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尙書，請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試進士，凱爲提調，刻程文，凱序其首。五年，句容縣民獻瑞瓜，奏頌，上曰：

卿歸德於朕。朕不敢當。因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編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扈駕獻詩。又進方療孝慈皇后有效。賜免死牌。命與開濟作天下民籍。易見圖。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遂盛傳。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上聞怒曰。何自賤也。又上一夕夢龍繞公門。疑之。復以參政致仕。密謂弟中吉曰。汝可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宿緣在此。昔避不能。今奚得免。會遣高麗。誤用符驗。坐與知罪死。凱曰。臣受知陛下。官三品。壽七十。死復何憾。雖有金牌免死。亦不自表也。上尋悔之。楚王求師不得。憤入金水橋。羣臣解衣履下救者。及法官不覆奏者。皆死。贈太子少保。葬長潭山下。

李習。字伯羽。太平人。通諸經。攻性理之學。以閎博爲學者所宗。才負經濟。元時以南人見擯斥。延祐初游京師。四年領京師鄉薦。試渾天儀賦。士皆閣筆。習能記其詳。鋪敘燦然。授書院山長。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往來。唱和。乙未。明兵克采石。習同陶安、梁貞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公謹。精於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未幾。以疾卒。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勸。弟翼。字仲羽。中浙江鄉試。與習齊名。江左目爲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縝麗。五采爛然。劉瑀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

外著天下共寶之。其學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者百餘人。陶安篤誠。其尤著者也。漁於義溪。吟詠歌行。有義漁小叢。樵於湯沙。稽考制度。有沙樵雜抄。又有橄欖集五卷。行於世。詩冲澹典則。思致幽深。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之趣。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明初改今名。七歲能賦詩。嘗侍祖夜寢。聞雞聲。因命爲應聲成。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祖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授徒。十九遊南昌。時善賦者李叔正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所至觀覽名勝。詩道益昌。薦授龍溪山長。辭。至正中。舉明經進士。捷。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兵燹家蕩覆。避地無以爲生。明初以薦召見。授兵部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力持平。與小民一體輸納。歸奏稱旨。又往廣東買馬。得六百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漂失海船。衝冒風雪。凡四閱月。訖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祭方邱。與吳琳。宋濂侍從。應制賦詩。甚見褒賞。六年陞北平副使。持憲綱。招徠逋逃。慰安反側。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以情。興學教士。刻石立規。考問風俗。創文天祥祠。度驛路衝僻。爲之哀損。關防鹽引及私販者。甚有政績。坐事爲胡惟庸所中。輸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上手敕召拜禮部侍郎。稽古典禮。上嘉之。以文學雅正。屬以撰述。學士宋濂見而歎曰。此司馬遷之文。今未有過者。而於詩則尤所遜服。四月攝吏部尙書。侍郎陸讓以察爲明。一處以寬。銓次有方。藻鑑不爽。五月災異致仕。十四年起尙書。李敬爲祭酒。崧爲司業。令朝夕繼見。燕語移時。四月得疾。猶強。

坐訓諸生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卒年六十一。上爲文命。御史唐壽諡。崧所居室。敵半覆以茅。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在北平時。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及歸。往取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亦不復問。爲人雖溫顏。巽詞。而見者懷以敬。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調給之。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卷。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卷。事平事蹟一卷。詩文三十餘卷。而職方集行世。內姪陳繼先。字仲述。秦和人。明初家毀於兵。存者惟母及弟。姑之夫劉尙書崧來撫諭使學。遂往受業焉。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崖高邁。肆力古學。靡不究覽。文筆沛然。渾厚浩博。洪武乙丑進士。授御史。按事山西閩海。時天下決獄多籍於京師。又太祖矜慎。稱旨實難。獨繼先不用威而得情。憲臺章疏多出其手。暇輒爲文自娛。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然多散失。存者五卷。洪武甲戌歿於官。坦葬簡質。他人巧投曲中。又不能入。終始一節。未嘗少變。

蘇伯衛字平仲。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敷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鄉貢。入明。選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覈。多士翕服。著空同子警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以薦卽日召見。親擢爲翰林編修。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

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某不幸幼有瞶疾。雖粗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僂。誠不足堪。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強。已而吏部將奏別官。以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尙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尙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衛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接對。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舉以自代。濂曰。蘇伯衛臣鄉人。博學飭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因徵至。入見。欲用之。辭以舊疾。賜衣鈔遣歸。二十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歸。卒。伯衛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超拔。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嚙齶宋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濂稱其文體裁嚴整。恣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徧。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有文集六卷。

陳觀字廷賓。負雋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元季亂不仕。自號莒峰耕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人。作真率會。選勝賦詩。以道義相切磋。有壺山文會集行世。洪武初應明經。辟本府訓導。抗顏師席。諸生翕然多所成就。閱四歲被召。昂然獨異。太祖問曰。彼頎而哲者何人。觀出對。上試以王猛捫蝨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參政。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召。陛見。諭曰。爾可侍吾左右。於是日與宋濂等備顧問。上益察其恭誠。嘗面命撰鍾山賦。立就。嘉之。祖母喪歸。賜之緡幣。服除赴闕。未及改拜。以疾卒。年

四十九公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操尤清白兒孫或從容問陝產金其鑛何狀公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掛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貢入國學乙酉應天鄉薦

林弼字元凱初名唐臣尤溪人至正進士授郡幕官元亡著述山中洪武二年郡以名儒聞徵入更名弼與宋濂王禕曾魯等同修元史書成賜金帛尋授考功主事使安南祭其國王王前後持黃金二斤爲壽悉謝卻王遣使裝金請於朝上曰小國事大使臣不辱既兩得之可持金歸安南自漢唐以來稱臣奉貢比內諸侯元時徵其重資責其躬朝不肯從乃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夷心益離使者至多貪夫悅金貝坐致褻侮至是與同使張以甯等皆固卻始服中國有人遷豐城令吏有作奸者度弼且置之法遂誣其受傭金一鎰緩傭死逮繫詔獄上曰此卻安南金者謂受傭物耶援筆草書休問二字遂得免改判饒州尋改垣曲令適安南國內亂弼再以薦往既還報召至奉天門親加慰勞擢禮部郎中轉吏部出知登州有惠政卒於官弼博洽羣書究心正學著作跌宕雄偉根極理道雅精臨池嘗與王偉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峰太多不能逃筆牀月旦禕時時語人曰林元凱在閩毛中之麟介中之龜也禕來判漳詠清漳十詩有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蓋指弼也所著梅雪齋稿及使安南集始弼豐城被逮時舟次湖口夢一木人口眼俱動覺曰吾不免矣既得御筆休問二字乃知休於字爲木人而草書問字皆動象也

盧熊字公武武甯人元季爲吳縣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赴京母卒歸起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

人遷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凋敝甚。適太師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譌，忤旨，竟因此得罪。少與弟熙皆從楊維禎遊，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螭憂幽石門清溪等集，別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世譜總若干卷。

王沂，字子興，號竹亭。泰和人。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心慕之。既長，刻苦自勵，於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元末，行省照磨吉安路治中，皆不受。未幾，江西陷沒，洪武三年，庚戌，聘爲廣東試官，以廷臣薦，徵爲說書，留數月，授福建運副。以老懇辭，賜歸田里。屏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衆，接人色莊氣和，語簡理盡，人皆樂就。六經諸儒之書，靡不深究，旁通子史，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當，而履之確也。孝友篤至，終身不道人過失。古文宏偉浩博，至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折之於理，沛如也。喜賦詩，所與遊皆當時名士，日賦咏往還。以商確雅道爲己事。弟御史佑，始以罪謫役和州，聞之，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既而御史宥還，日怡怡起居，未嘗少離。沂儀觀偉然，氣崖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鋒穎。御史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入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沂與佑所作也。著有竹亭退藁若干卷。洪武癸亥卒，年六十七。劉雲章贊略曰：淵乎元酒之在尊，懷乎大阿之未出匣，嚼乎其清，而飲之不竭，薰乎其和，而卽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零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所安，而特視其所合，人以爲確論。弟佑子泰。

佑字子啓。十數歲卽知自重。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名士爲詩友。江西內附。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太祖喜。皆除御史。賜襲衣及宴。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爲按察使。佑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佑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之。所分部。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蜀土初平。重郡守之寄。遂徙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敝之後。植仆煦稿。隨事盡心。民始稍蘇。坐累謫。役赦歸。從學者日衆。嚴師道。施教有方。晚學者望之。皆內自斂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秦和勵精爲治。聘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佑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可矣。遜虛己傾聽。陳海桑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尙書子高言子啓眞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守敬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語。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昕曰。王公秋霜烈日。固當憚之。佑擅文章。其得力處。養氣爲要。中歲以前。所著毀於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年六十六卒。泰字伯貞。天資瓌偉。通經史。能文章。省季父佑於廣西。憩桂林。及佑改知崇慶。浮洞庭至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遍交一時賢士大夫。由是益恢宏練達。文思日進。性至孝。侍母疾。晝夜不解帶。佑罷歸。無子。泰躬養之終身。接人以誠信。自奉儉約。義當存恤者。不計有無。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洪武壬戌。應詔。上問太極之說。發揮明晰。同時應者五百餘人。上試經學及時務。擢第一。卽命泰次第其餘。上以爲允。授廣東試僉事。分巡雷州。防海寇。復廢渠。清鹽法之弊。會革其官。召還。授工部主事。上語尙書趙俊曰。江西秀才王泰。汝宜從

之學問。父喪歸遲。上譴安慶者十年。戊寅薦授瓊州知府。一務寬大。崖州黎相仇殺。或以反聞。請用兵。已得朝命。獨察甯遠丞黃童廉平。令往復驗。執黎首事者偕來。聞於朝。兵止不出。是舉非泰。糜爛不可言矣。訟者牽連每至數百人。急則逃入生黎。獨虛心聽之。數言而決。且加化道。亡而歸者萬三千餘人。在瓊早甚。禱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尙焦。再禱之。復大雨。歲以大熟。洪武丙子三考。清淨簡易。稱嶺南第一。內艱歸。建文三年入京。授肇慶知州。未任卒。年七十五。子信直。直官吏部尙書。有傳。

胡連。字商用。高安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虹鬚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竦動。性孤鶩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己有。嘖嘖稱之。恐後。士大夫與遊者。或有過。輒曰。胡公其知之否。連或聞之。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許也。平生不尙華麗。布衣脫粟。處之澹如。學精於易。元季兵起。杜門。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歿。括蒼。時道阻不通。蒙難走二千里。卒負以歸。癸丑。漢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高安。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遇害。連獨斂迹。遯去。甲寅。明兵至。敬大恐。謀掠士女金帛。火高安。退保新昌。連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院判雷均正等曰。事已迫矣。不蚤爲之所。恐立受禍。高城旣不能保。況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眞主。觀大將軍用兵。可知戰勝攻克。迅若雷埽。勢必不敵。事貴幾先。失之悔無及也。均正等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請自往說之。敬懼聽命。欲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復要連以行。連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也。均正等誓不敢。遂至臨江。白於大將軍。與譚深喜欲卽官之。苦辭。賜衣一襲。俾還。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

口計者五倍。懷然以爲更生。洪武八年擢教句容。直諫忠信。士子化之。尋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命也。萃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論會通之。而芟其繁。著爲書數十卷。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卽不諱。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有奇氣。有胡子存稿。將易贊。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遂逝。

唐之瀉。本名馮士。以字行。父肅。字敬處。號丹崖居士。山陰人。生而長身巨鼻。敏而勤學。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江浙中選道梗。不得上。省臣便宜授杭州路書院山長。轉嘉興學正。明兵取浙西。例起赴京。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纂修禮樂書。擢翰林侍讀。科舉法行。預告南京。扈東宮。拜英陵。以疾失朝。例免官。歸鄉後。復謫佃於濠。甲寅至瞿相山卒。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事。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廷外。以手指地。媪不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媪意其所欲。取以爲弄。指錢上字。推媪手置案間。人皆異之。十二三於五經羣書咸成誦。文章煥發。欲就試。其父止之曰。我在爾且止。應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兵亂。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立。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兒丁。切中時弊。守不能用。戊戌避難於洪都。時漢兵至。被圍。一日。上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我得千人守此。賊安得至斯。聞者壯之。欲薦於司徒道童。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明日道童遁。勤由間道。

歸。癸卯上遣將平吉安。紀律嚴肅。曰此真王師也。向者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奎爲參謀。相見卽傾蓋劇談。達旦不寐。遂出所爲詩。命勤編正。言於總帥。署爲泰和令。以親老辭。洪武初。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除武昌教授。日與學者講明學問。於聖賢經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諸生才質高下。咸底於成。後多歷顯官。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數載。以從弟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惟箬篋盛故衣而已。遠近學者接踵於門。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請爲諸王子師。至則待以殊禮。凡十載。小心慎密。教日有益。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亦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逼褚虞。自愧謏才思見面。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醴筵薄設待君久。同賦淮南招隱詩。歲賓興。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高年馳驅良苦。卻其聘幣。而自遺幣如其數。皆不受。太宗卽位。綦修太祖實錄。召入史館。旣畢。荷賞賚。除開封教授。周王召講。贈予甚厚。世子尤加崇重。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永樂三年卒。年七十六。公學問博邃。於羣經子史。靡不究析。文章溫澹平易。不爲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言。近體有盛唐音。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嘗燈下書小楷。盡一鼓可數千字。雖年少者。自歎弗及。性至孝友。弟沒。撫諸姪。田產悉與之。謙己接物。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醉。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每於廣席掀髯論辯。一坐盡傾。時誦佛經。學者疑而問之。泫然曰。先夫人遺命也。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翁集。大義齋集。若干卷。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翰幼聰睿。甫七歲。卽錚錚自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何。何奇之。曰。此子必以志節顯。長侍父宦。遊蘭谿。從吳澄受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之門。學益淵邃。時黃文獻公潛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贊之。不容口。而翰審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多所契合。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己。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爲樂。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上立爲罷之。已上憫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撰英宗。睿宗本紀。及拜住。道童丞相。等傳。書成。賜金綺。而遣之。愛北山泉石佳勝。定居。或乘輿入城訪故舊。則留連數日。高明卓絕。所養甚深。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併收。皇初正己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祭酒吳沈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五色。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集。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夙負逸才。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明毛詩尙書。洪武庚戌。薦至京師。上親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典史。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徧覽帝王遺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

之江東非其匹也。歷職郡邑十餘年。自陳衰暮。願就教官。得爲漢陽教諭。當兵革初息。費舍翳蓬。蠶中子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俊穎者館穀焉。人始知向學。秩滿改廣西義甯縣。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贖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黨。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方有薦達。而德以倦遊南歸。卒於家。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蕢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爲古聖哲心要。所作詩有曰。意誠諸妄遣。可以通天地。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豈眞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一。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仲修子孚。字底信。亦能詩。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秦和人。祖夢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結廬讀書於武山。尤長於詩。洪武辛亥鄉薦。選國子學錄。分教胄子。多所造就。明年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朝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召兵部尙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尙書陶凱。工部尙書黃肅。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入見。時上新服絳裳紗巾。神慮閑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物題詠。因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旣而復命中官傳旨。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旣成。序進如初。執官最後。上閱其詩。喜動顏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遠。召使前。其爲上所寵異如此。贊教三年。念親老。力丐歸侍。凡三四上乃得請。旣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相率修贊。從之。

游者日衆。於是衆爲建塾。買田競助成之。蓋道義所風。不勸而自集也。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沒廬墓三年。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鄧愈統兵。剿龍泉寇。蔓連泰和。詣軍門言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

秦約。字文仲。淮安人。洪武初。應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徵入京。上疏乞復書院。書堂。義學。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與誌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任繁劇。授溧陽教諭。御史練則成。侍制吳沈薦約宿學遺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年。請老歸卒。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誌諸書行於世。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潯陽人。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爲太常寺丞。撰滌陽王碑。俄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召還。自沈於龍江驛前。博學好古。行章精潔。有法。尤長於敘事。詩法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集。同時同縣一道士亦曰張羽。字仲翺。能詩。書法甚工。

徐賁。字幼文。本蜀之郪人。後徙居蘇州。賁工爲詩。與高啓諸人齊名。尤善寫山水。秀潤可愛。張士誠居吳。辟爲屬。俄謝去。居湖州之屬山。洪武中。以薦至京。奉使晉冀。及還。檢其橐。惟紀行詩而已。他無所有。授給事中。進退有恆。不失尺寸。改御史。巡按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陞廣西參政。以政績卓異。推河南左布政使。

方命大將靖洮岷。道出河南。以賁犒勞不時。下獄死。所著詩曰北郭集。

王佐。字彥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遂爲南海人。時孫蕡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蕡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沈著。孫不如王。會何真據廣東。開府求士。與蕡首被禮聘。真敬重。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蕡往說之。甚歡。質遂修好。然質尤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歸言於真。遣使招致。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真皆館穀之。廣中人文。號爲一時極盛。洪武六年。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恆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爲歌。命諸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上覽之喜。賜鈔。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爲名世之作。性不樂樞要。嘗曰。蚤朝何如宴起。章服何如簔衣。卽欲告歸。或曰。少忍之。不虞性命付一擲耶。遲徊二載。乞骸。上憐其誠。允之。陛辭。賜鈔五十千。爲道路費。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或有不測。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爲難。性孝弟。父沒時貧甚。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及仕於朝。元正子犯法。言於有司。以己資贖罪。元正旣死。哀慕終身。著述甚富。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焉。

明書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十

文學傳二

孫蕢字仲衍順德縣人性敏警儀表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立就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可誦少負節槩不妄交元季避亂山澤間東筦何眞保南海甚禮重之與王佐黃哲趙介等並稱五先生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至蕢爲眞作書請降永忠徵典郡庠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蕢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使陞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勞來安輯民多還業一載召爲典籍學士宋濂樂詔鳳承旨詹同皆推遜曰嶺表奇士也日侍上奏對便給容觀飄洒一時見者屬目上亦重之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四川居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左校築牆望都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陳詩語極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里十五年召爲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督梅思祖素聞其名迎居家塾是年黨禍時思祖已死其家得免賓佐皆原忌者獨錄蕢籍中坐死長歌就刑天下冤之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於安山蕢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翻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

楊基字孟載。先蜀人。祖宦游江左。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千萬餘言。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明兵下江南。籍錄諸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進按察使。後被纒奪職供役。卒於京。基工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以座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著有眉菴集。

高啓字季迪。吳人。少警穎。力學能詩文。尙氣。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張士誠據平江。文士響臻。啓獨居吳江之青邱。歌詠自適。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屑也。尤好權略。一時武勇士多下之。明興。以薦。偕謝徽等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命教諸王及諸王子弟。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啓及徽。聞其對句大悅。擢戶部侍郎。徽吏部侍郎。未幾力辭罷去。仍賜金給牒放還。復居江上。始號槎軒。又號青邱子。銳志翩翩。先是啓以史事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延居城中。訪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興繕郡治。讒者搆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三十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閱。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楊基、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所著有鳴缶集、鳧藻集。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吳縣人。父市藥。挈爲助。尙髫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酬應無或遺。主媪老

好聽稗官家說。卽默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娛。主異之。爲語若能讀書否。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大奇之。罄以所庠經史百子。恣其探閱。所得益深。未弱冠辭去。受徒於齊門舊居。時聲譽殷發。一時名士咸願與交。而議論踔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實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爲詞章。汪洋奧美。關節開解。千緒萬端。參錯桀出。一時老生咸畏之。臨川饒介之爲參政。分守浙右。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徧。惟難於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殫其形容。卽席爲說。不加點竄。饒頓足曰。吾見中朝才雋亦夥。未有類子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疏薦。時天下多事。未及用。長洲沈萬三秀者。資雄當世。爲禮聘於家。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然臍之慘無及也。何濫取多田翁爲。又善談兵。三吳鼎沸。所據多壘。礮石自固。私語曰。兵法不云。柔可以制剛也。或詢何居。曰。設植蕩篠。順而偉者。繫布於其端。如幘幘然。人出沒其下。雖礮至。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矣。後常遇春提兵至。果用是計。敵兵計窮。城遂破。洪武初。郡庠延爲經師。時訓導無常祿。猶儒生衣巾。弟子員多出綺紈。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悉爲辯講。極底蘊。泊刪潤課業。迎刃而解。節有評品。至是皆吐舌曰。王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書廚皮漆篋之號。以其該博而無滲漏也。郡守江夏魏觀。河內王觀。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遷於蘇。皆重之。思欲聞之。朝不果。年漸老。解去。避迹石湖。以經訓爲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悉歸焉。間寫圖其上。自適。旁通緇黃家學。與論苦空元寂。累日忘倦。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三卷。四六劄子二卷。通意宜資一卷。宋系統圖二卷。二子皆役於京。欲往

遊焉。或尼以法網密。非儒者泮渙之日。微哂曰。虎穴尙可嬉。吾爲布衣士。何窳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於涼公。藍玉延誨其子孫。每恨相知晚。數薦之。召對。勸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爲首務。以其迂闊。弗之聽也。未久以藍連坐死。年六十五。

高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宋尙書張慎之後。曾祖麟。以出繼高氏祀。遂從高姓。棟博學能文。尤雄於詩。謂詩始漢魏。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宏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尙鮮。閩三山林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元。周元繼之。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韻頌齊名。故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於校官。周刑曹員外郎。棟與恭並自布衣入翰林。恭除典籍。棟爲待詔。九年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至。金帛修餼。歲嘗優於祿入。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賢愚。待之如一。素彊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驩。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

曾棨。字子敬。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棨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之。棨悉能對。以故上甚喜。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考其文。竟不及棨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棨。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棨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

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宗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又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表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若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焉。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登進士高第。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時外戚壽甯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后。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以爲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比及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

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北難翦。今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陸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尙有嚴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敕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太臣進。盧扁之左。則必轉病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某直。某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

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宄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絃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十圍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韃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有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以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

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有倍矣。下之州縣，必有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卻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甯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廢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

坐句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故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諶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己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尙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敕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

故曰又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愈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翟外侵。海內有警。則勢事又如何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甯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賚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

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慙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警叟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爲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者。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難。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攝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令復爾者。臣故知有誘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

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國師。道足以庇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變回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工。國防惟禮。水決則匱。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甯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甯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甯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壽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其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昭聖皇太后見疏大怒。孝宗不得已。下夢陽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一日上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李不敢對。叩頭而已。謝遷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效忠於陛下。上曰。渠無禮。何指宮中爲張氏。遷對曰。漢爲劉氏左祖。宋實所以安劉氏也。所爲氏者。猶云劉家也。上色懌。曰。謝先生言是。乃得復職。一日上獨召見兵部尙書劉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

之大。上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其意欲殺夢陽，以快中宮怒，使朕負殺直臣名。朕故釋之。大夏曰：陛下此事，卽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爲八黨，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萑、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尙書韓文日流涕憂憤，夢陽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文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帝於地下矣。乃屬夢陽草奏，文多不載，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出，夢陽手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黨人。夢陽與焉，瑾切齒欲殺之。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夢陽罪，械逮至京，再下錦衣獄。夢陽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入京，走康海所，語在海傳，賴力救得免，放歸。瑾敗，起爲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材名者，卽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夢陽具大名，折節下之。夢陽旣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是以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向與夢陽有嫌，遂奏訐，上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廣信獄，摧苦殊甚。夢陽不爲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夢陽素與岳不相能，岳旣得罪，謂夢陽傾之也。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尙書林俊力救，得亡窮治。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號大復山人，年十五以尙書魁其省，十九弘治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夢陽、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歷下邊貢，皆好古文辭，景明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夢陽

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明初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而至弘正間。景明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於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每稱曰何李。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中書時。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之。又願見其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景明德性。醅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調。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甯欲交。驩景明。間持古畫求景明題。景明曰。此名畫。無污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甯賜國姓。最寵貴弄權。景明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甯也。疏留中。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幸廖鵬者。賄之棺。謂可結縉紳。讜也。景明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邪。乃約所知共賄金。殮之。竟卻其棺。尋督學關中。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參隨者。遇二司不下馬。景明執參隨者。撻於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斂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吏。尚書讚引正大義。夢陽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吏。尚書楊溥。直夢陽獄。大學士少師李西涯。東陽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景明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人皆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歷家。皆能究其指。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未竟業而卒。年三十九。

景明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始爛起汝南人。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復出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曰大復山人集。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初舉進士第一。議者謂其廷試策爲明朝第一。明朝文章。至成化末多庸腐。海既有俊才。遂與何李邊王輩興起爲古文。扶衰拔溺有力焉。然性豪放。不閑小禮。恃才凌駕人。人多忌之。會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太監劉瑾已譎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詔獄。將置之死。時海與夢陽齊名。各負才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矚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國玉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於心乎。吾甯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揀我。唯對山爲能揀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憤然曰。是誠在我。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至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有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裹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及瑾敗。人

遂指海爲瑾黨。罷去不復用。海益縱聲妓。恣遊山水。讀書爲文。立名於是。故海雖廢而名益著。彭時嘗欲薦之。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銘酌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不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繫數年。若招豚驥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以爲狂奴猶爾。卽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皋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今上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老又補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狷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雖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汙。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雝之操。而迹廁宗元與禹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邱壑之下。不得伸其夙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

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鬻虢嶮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難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輩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卽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扁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搆此兇溺。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出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尙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

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有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己。蓋所謂噓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家居多蓄聲伎。每自彈琵琶。侑觴客過武功。未嘗不置酒高歌。盡歡洽。有貴官過海。海具酌道及朝政。海輒舉大觥飲之。不使言酒酣。乃言欲薦海。海正腹琵琶。搥劃歌烏。遽舉擲之。貴官避去。自是無言及薦海者。海年八十餘。以壽終。所著有對山集百餘卷。汧東集諸書。子栗。字子寬。亦有異才。能詩詞。不第。早卒。少子樛。舉於鄉。爲靈壽知縣。有文名。曾孫萬民等。皆有文集行世。

